

晉

書

斟

注

晉書附注卷百十三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載記第十三

苻堅上

苻堅字永固一名文玉雄之子也

魏書苻健傳曰雄第二子

祖洪從

石季龍徙鄴家於永貴里其母苟氏嘗游漳水祈子於

西門豹祠

御覽三百六十引車類秦書游作浴水經濁漳水注曰漳水又東北逕西門豹祠前注云

祠東側有碑隱起爲字祠堂東頭石柱勒銘曰趙建武中所修也魏文帝述征賦曰羨西門之嘉迹忽遙聯其靈宇寰宇記五十五曰隋圖經云豹祠在鄴縣東南七里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

十二月而生堅焉

御覽三百六十車類秦書曰夜夢若有龍蛇感己遂懷孕而生堅

有

神光自天燭其庭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艸付臣又土

王咸陽

御覽三百六十九三百七十一車類秦書曰苻堅生肩背有赤色隱起狀如篆文付因爲苻氏

又曰堅背文曰艸

臂垂過膝

御覽一百二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姿貌魁

傑臂垂

目有紫光洪奇而愛之名曰堅頭

御覽一百二十二引十六

國春秋前秦錄曰洪奇而愛之因而謂健曰此兒頭大

重身長任大足短安下非常相世說識鑿篇注車類秦

書曰肩頭堅小字也肩與堅同音蓋無定字也類聚十

七御覽三百六十四秦記曰苻堅祖洪見堅狀貌欲令

頭堅腹軟字 年七歲聰敏好施舉止不踰規矩每侍洪
側輒量洪舉措取與不失機候洪每日此兒姿貌瓌偉
質性過人非常相也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遇堅於路

異之御覽一百二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作趙右光祿大夫司隸校尉高平徐統世說識鑿篇注車
頌秦書曰石虎司隸徐正名知人堅六歲時嘗戲於路
正見而異焉案統改爲正蓋梁時避諱方正篇注引晉
安帝紀江統之執其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戲
統亦作正也

於此不畏司隸縛邪堅曰司隸縛罪人不縛小兒戲也

統謂左右曰此兒有霸王之相左右怪之統曰非爾所

及也御覽三百八十二車頌秦書曰左右曰此兒狀貌甚醜而君以爲相貴異何也統曰非爾等所及知

也後又遇之統下車屏人密謂之曰苻郎骨相不恆後

當大貴但僕不見如何堅曰誠如公言不敢忘德八歲

請師就家學洪曰汝戎狄異類世知飲酒今乃求學邪

欣而許之御覽一百二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洪曰尙小未可吾年十三方欲求師時人猶

以爲速成

健之入關也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爲

龍驤將軍健翌日爲壇於曲沃以授之

御覽二百三十九車類秦書曰

苻堅與苻健西入關堅時年十二未有軍號健夢有天神遣使者朱衣武冠拜堅爲龍驤將軍後加此官以應

神夢晉略曰健從河南健泣謂堅曰汝祖昔受此號御覽

入潼關不得次曲沃一百二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作先王昔受此號汝父次爲之今汝復爲神明所命

可不勉之堅揮劍捶馬志氣感厲士卒莫不懾服焉性

至孝博學多才藝有經濟大志御覽一百二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作年

十一便有要結英豪以圖緯世之宜王猛呂婆樓強汪

經略大志周家祿校勘記又梁平老等並有王佐之才爲其羽翼

以強汪當作強注太原薛讚略陽權翼見而驚曰非常人也及苻生嗣僞

位讚翼說堅曰今主上昏虐天下離心有德者昌無德受殃天之道也神器業重不可令他人取之願君王行湯武之事以順天人之心堅深然之納爲謀主生旣殘虐無度梁平老等亟以爲言堅遂弑生以僞位讓其兄法法自以庶孽不敢當

魏書苻健傳作法固以推堅

堅及母苟氏並

慮眾心未服難居大位羣僚固請乃從之以升平元年

僭稱大秦天王

類聚九十八車穎鑪作秦書曰苻堅立有黃雲五色迴繞臺觀時以爲景雲

誅生佞幸臣董龍趙韶等二十餘人赦其境內改元曰永興追謚父雄爲文桓皇帝尊母苟氏爲皇太后妻苟氏爲皇后子宏爲皇太子兄法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

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

御覽一百二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作兄清河王法爲丞

相東海公

從祖侯爲太尉

御覽一百二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作以永安公苻侯爲太尉

從兄柳爲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封弟融爲平陽公雙河

南公子丕長樂公暉平原公熙廣平公叡鉅鹿公李威

爲衛將軍尚書左僕射梁平老爲右僕射強汪爲領軍

將軍仇騰爲尚書領選席寶爲丞相長史行太子詹事

呂婆樓爲司隸校尉王猛薛讚爲中書侍郎權翼爲給

事黃門侍郎與猛讚並掌機密追復魚遵雷弱兒毛貴

王墮梁楞梁安段純辛牢等本官以禮改葬之其子孫

皆隨才擢授初堅母以法長而賢又得眾心懼終爲變

至此遣殺之

御覽一百二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丞相東海公法以疑忌賜死苟太后之

也堅性仁友與法訣于東堂慟哭嘔血贈以本官謚曰

哀封其子陽爲東海公敷爲清河公於是修廢職繼絕

世禮神祇課農桑立學校鰥寡孤獨高年不自存者賜

穀帛有差其殊才異行孝友忠義德業可稱者令在所

以聞其將張平以并州叛堅率眾討之以其建節將軍

鄧羌爲前鋒率騎五千據汾上堅至銅壁平盡眾拒戰

爲羌所敗

讀史方輿紀要四十四日銅壁戍在太原縣西南汾水上胡氏曰河汾間有銅川其民遇亂

築壘壁自守獲其養子蚝送之

御覽三百八十六前秦錄曰張蚝本姓弓上黨

因曰銅壁

法氏人也膂力過人能卻曳牛走張平愛而子之姪於平妾知而責之蚝慙割陰以自誓遂爲閹人堅甚寵之

常侍左右終爲名將所在有殊功世稱鄧羌張蚝萬人敵也平懼乃降于堅堅赦其

罪署爲右將軍

御覽八百八十五續搜神記曰代郡張平者苻堅時爲賊帥自號并州刺史養

一狗名曰飛鸞形若小驢忽夜上廳事屋上行行聲如平常未經年果爲鮮卑所逐敗走降苻堅未幾便死

蚝武賁中郎將加廣武將軍徙其所部三千餘戶于長

安堅自臨晉登龍門顧謂其羣臣曰美哉山河之固婁

敬有言關中四塞之國真不虛也權翼薛讚對曰臣聞

夏殷之都非不險也周秦之眾非不多也終於身竄南

巢首懸白旗軀殘於大戎國分於項籍者何也德之不

修故耳吳起有言在德不在險深願陛下追蹤唐虞懷

遠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堅大悅乃還長安

御覽一百二十一

二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堅大悅至韓原
觀晉魏顆鬼結草抗秦軍之處賦詩而歸 賜爲父後

者爵一級鰥寡高年穀帛有差丐所過田租之半是秋
大旱堅減膳徹懸金玉綺繡皆散之戎士後宮悉去羅
紵衣不曳地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偃甲息兵與境內
休息王猛親寵愈密朝政莫不由之特進樊世氏豪也
有大勳於苻氏負氣倨傲眾辱猛曰吾輩與先帝共興
事業而不預時權君無汗馬之勞何敢專管大任是爲
我耕稼而君食之乎猛曰方當使君爲宰夫安直耕稼
而已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于長安城門不爾者終不
處于世也猛言之於堅堅怒曰必須殺此老氏然後百

察可整俄而世入言事堅謂猛曰吾欲以楊壁尙主壁何如人也世勃然曰楊壁臣之壻也婚已久定陛下安得令之尙主乎猛讓世曰陛下帝有海內而君敢競婚是爲二天子安有上下世怒起將擊猛左右止之世遂醜言大罵堅由此發怒命斬之于西廡諸氏紛紛競陳猛短堅恚甚慢罵或有鞭撻於殿庭者權翼進曰陛下宏達大度善馭英豪神武卓犖錄功捨過有漢祖之風然慢易之言所宜除之堅笑曰朕之過也自是公卿以下無不憚猛焉堅起明堂繕南北郊御覽一百二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續郊祀其祖洪以配天宗祀其伯健于明堂以配

作禘

秦錄續郊祀其祖洪以配天宗祀其伯健于明堂以配

上帝親耕藉田其妻苟氏親蠶於近郊堅南游霸陵顧
謂羣臣曰漢祖起自布衣廓平四海佐命功臣孰爲首
乎權翼進曰漢書以蕭曹爲功臣之冠堅曰漢祖與項
羽爭天下困於京索之間身被七十餘創通中六七父
母妻子爲楚所囚平城之下七日不火食賴陳平之謀
太上妻子克全免匈奴之禍二相何得獨高也雖有人
狗之喻豈黃中之言乎于是酣飲極懽命羣臣賦詩大
赦復改元曰甘露以王猛爲侍中中書令京兆尹御覽一百
二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八月堅下書曰咸陽
丙史猛聲彰出納所在著績有卧龍之才宜入贊百揆
絲綸王言可徵拜侍其特進強德健妻之弟也昏酒豪
中中書令領京兆尹

橫爲百姓之患猛捕而殺之陳尸於市其中丞鄧羌性
鯁直不撓與猛協規齊志數旬之間貴戚強豪誅死者
二十有餘人於是百寮震肅豪右屏氣路不拾遺風化
大行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爲尊也
於是遣使巡察四方及戎夷種落州郡有高年孤寡不
能自存長吏刑罰失中爲百姓所苦清修疾惡勸課農
桑有便於俗篤學至孝義烈力田者皆令具條以聞時
匈奴左賢王衛辰遣使降于堅遂請田內地堅許之雲
中護軍賈雍遣其司馬徐斌率騎襲之因縱兵掠奪堅
怒曰朕方修魏絳和戎之術不可以小利忘大信昔荆

吳之戰事興蠶婦澆瓜之惠梁宋息兵夫怨不在大事
不在小擾邊動眾非國之利也所獲資產其悉以歸之
免雍官以白衣領護軍遣使修和示之信義辰於是入
居塞內貢獻相尋烏丸獨孤鮮卑沒奕于率眾數萬又
降於堅堅初欲處之塞內苻融以匈奴爲患其興自古
北虜馬不敢南首者畏威故也今處之于內地見其弱
矣方當闕兵郡縣爲北邊之害不如徙之塞外以存荒
服之義堅從之堅僭位五年鳳皇集於東闕御覽四百六十五前
秦錄曰苻堅時鳳皇集於東闕歌之曰鳳大赦其境內
皇于飛其羽翼翼淵武聖后饗齡萬億
百寮進位一級初堅之將爲赦也與王猛苻融密議於

露堂

御覽九百四十四引前秦書太平廣記四悉屏左百七十三引廣古今五行記露上有甘字

右堅親爲赦文猛融供進紙墨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

鳴聲甚大集於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市里人

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猛曰禁中無耳

屬之理

御覽九百四十四引前秦書作禁中無屬耳之垣案載記之理當作之垣事何從泄

也於是赦外窮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

御覽九百四十四引

前秦書太平廣記四百七十三引廣古今五行記作衣青衣

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

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諺

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爲聲無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必彰

者其此之謂也堅廣修學官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

充之公卿已下子孫並遣受業其有學爲通儒才堪幹
事清修廉直孝悌力田者皆旌表之于是人思勸勵號
稱多士盜賊止息請託路絕田疇修闢帑藏充盈典章
法物靡不悉備堅親臨太學考學生經義優劣品而第
之問難五經博士多不能對堅謂博士王寔曰朕一月
三臨太學黜陟幽明躬親獎勵罔敢勅違庶幾周孔微
言不由朕而墜漢之二武其可追乎寔對曰自劉石擾
覆華畿二都鞠爲茂艸儒生罕有或存墳籍滅而莫紀
經淪學廢奄若秦皇陛下神武撥亂道隆虞夏開庠序
之美弘儒教之風化盛隆周垂馨于祀漢之二武焉足

論哉堅自是每月一臨太學諸生競勸焉屠各張罔聚
眾數千自稱大單于寇掠郡縣堅以其尙書鄧羌爲建
節將軍率眾七千討平之時商人趙掇丁妃鄒盆等皆
家累千金車服之盛擬則王侯堅之諸公競引之爲國
二卿黃門侍郎程憲言於堅曰趙掇等皆商販醜豎市
郭小人車馬衣服僭同王者官齊君子爲藩國列卿傷
風敗俗有塵聖化宜肅明典法使清濁顯分堅於是推
檢引掇等爲國卿者降其爵乃下制非命士已上不得
乘車馬於都城百里之內金銀錦繡工商阜隸婦女不
得服之犯者棄市興寧三年堅又改元爲建元慕容暉

遣其太宰慕容恪攻拔洛陽略地至於崤澗堅懼其入
關親屯陝城以備之匈奴右賢王曹叡

海西公紀作曹叡

左賢

王衛辰舉兵叛率眾二萬攻其杏城已南郡縣屯於馬
蘭山索虜烏延等亦叛堅而通于辰叡堅率中外精銳
以討之以其前將軍楊安鎮軍毛盛等爲前鋒都督叡
遣弟活距戰于同官川安大敗之斬活并四千餘級叡
懼而降堅徙其酋豪六千餘戶於長安進擊烏延斬之

鄧羌討衛辰擒之於木根山

讀史方輿紀要三曰木根山在今榆林衛西北又六

十一日胡氏曰木根山在五原縣西堅自驄馬城如朔方巡撫夷狄

御覽一百

六十四者舊傳曰驄馬城卽銀川城也苻秦建元元年
自驄馬城巡撫夷狄阮和結輿地廣記曰苻秦有驄馬

城土俗呼驄馬爲乞銀因號

以衛辰爲夏陽公

案鄧太尉祠碑

乞伏谷通典卽今銀川郡

有夏陽君在職云云夏陽屬馮翊苻秦於此置縣

以統其眾轂尋死分其部落

讀史方輿紀要五十

貳城已西二萬餘落封其長子璽爲駱川侯

七曰貳城在中部縣西北苻秦時貳縣城也胡氏曰貳縣城當在杏城西北平涼東南案鄧太尉祠碑云統和

宣戎洛川定陽五部洛川卽駱川也貳城已東二萬餘落封其小子寅爲

力川侯故號東西曹秦雍二州地震裂水泉湧出金象

生毛長安大風震電壞屋殺人堅懼而愈修德政焉使

王猛楊安等率眾二萬寇荊州北鄙諸郡掠漢陽萬餘

戶而還羌斂岐叛堅自稱益州刺史

張天錫傳斂岐作廉岐姚襄載記亦

作斂率部落四千餘家西依張天錫叛將李儼堅遣王

猛與隴西太守姜衡南安太守邵羌討斂岐於略陽張

天錫率步騎三萬擊李儼攻其大夏武始二郡剋之

案地

理志張軌時晉與郡統大夏縣張駿時天錫將掌據又

敗儼諸軍於葵谷張天錫傳作晉與相常據爲使持節

征東將軍讀史方輿紀要六十日葵

子純謝罪於堅張天錫

白馬城在成縣西南本白馬氏羌所居因置城於此堅遣楊安與建威王撫率眾

會猛以救儼猛遣邵羌追斂岐使王撫守侯和水經河

日洪水又東逕洪和山南又東逕迷和城北注城在四

和城八年復舊美相縣西至州七十五里貞觀移州縣

亦隨徙是洪和在洮陽東七十餘里也今爲洮州廳治
方輿紀要魏鄧艾敗姜維于侯和涼張駿置侯和屯護
軍苻泰王猛討叛羌使別將守侯和魏太和十五年吐
谷渾修泥和城置戍魏攻拔之侯和洪和泥和迷和卽
一城也音轉耳案邵姜衡守白石讀史方輿紀要六十
羌疑是鄧羌之譌
漢縣關駟曰白石城在狄道縣西北
二百八十里有白石山在其東因名
猛與楊安救枹罕
及天錫將楊遙戰于枹罕東猛不利邵羌擒斂岐於白
馬送之長安天錫遂引師而歸儼猶憑城未出猛乃服
白乘輿從數十人請與相見儼開門延之未及設備而
將士續入遂虜儼而還堅以其將軍彭越爲平西將軍
涼州刺史鎮枹罕以儼爲光祿勳歸安侯是歲苻雙據
上邽苻柳據蒲坂叛於堅苻庾據陝城
案全晉文云苻
庾一作諷又作

雙誤爲一人不知載記苻雙苻庾固並
舉也惟慕容暉載記作苻護卽苻庾 苻武據安定並

應之將共伐長安堅遣使諭之各齧梨以爲信皆不受
堅命阻兵自守堅遣後禁將軍楊成世左將軍毛嵩等
討雙武王猛鄧羌攻蒲坂楊安張蚝攻陝城成世毛嵩
爲雙武所敗堅又遣其武衛王鑿寔朔呂光等率中外
精銳以討之左衛苻雅左禁竇衝率羽林騎七千繼發
雙武乘勝至於榆眉讀史方輿紀要三曰今鳳翔府隴
州汧陽縣東三十里有隴麋故城
案隴麋卽榆眉鑿等擊敗之斬獲萬五千人武棄安定隨雙奔
上邽鑿等攻之苻柳出挑戰猛閉壘不應柳以猛爲憚
已留其世子良守蒲坂率眾二萬將攻長安長安去蒲

坂百餘里鄧羌率勁騎七千夜襲敗之柳引軍還猛又
盡眾邀擊悉俘其卒柳與數百騎入於蒲坂鑿等攻上
邽克之斬雙武猛又尋破蒲坂斬柳及其妻子傳首長
安猛屯蒲坂遣鄧羌與王鑿等攻陷陝城克之送庾於
長安殺之太和四年晉大司馬桓溫伐慕容暉次於枋
頭暉眾屢敗遣使乞師於堅

御覽一百二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遣散騎

常侍樂嵩來乞師

請割武牢以西之地堅亦欲與暉連橫乃遣

其將苟池等率步騎二萬救暉

御覽一百二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作遣

將軍苟池洛州刺史鄧羌

王師尋敗引歸池乃還是時慕容垂避害

奔於堅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燕之戚屬世雄東夏寬

仁惠下恩結士庶燕趙之間咸有奉戴之意觀其才略
權智無方兼其諸子明毅有幹藝人之傑也蛟龍猛獸
非可馴之物不如除之堅曰吾方以義致英豪建不世
之功且其初至吾告之至誠今而害之人將謂我何王
師既旋慕容暉悔割武牢之地遣使謂堅曰頃者割地
行人失辭有國有家分災救患理之常也堅大怒遣王
猛與建威梁成鄧羌率步騎二萬署慕容垂爲冠軍將
軍以爲鄉導攻暉洛州刺史慕容筑於洛陽

晉書校文
五日當從

暉載記作金墉蓋
時筑守金墉也

筑圍猛使梁成等以精銳萬人卷甲赴之大破滅於滎

陽筑懼而請降猛陳師以受之留鄧羌鎮金墉猛振旅而歸太和五年又遣猛率楊安張蚝鄧羌等十將率步騎六萬伐暉堅親送猛於霸東謂曰今授卿精兵委以重任便可從壺關上黨出潞川此捷濟之機所謂捷雷不及掩耳吾當躬自率眾以繼卿後於鄴相見已敕運漕相繼但憂賊不煩後慮也猛曰臣庸劣孤生操無豪介蒙陛下恩榮內侍帷幄出總戎旅藉宗廟之靈稟陛下神算殘胡不足平也願不煩鑿軫冒犯霜露臣雖不武望克不淹時但願速敕有司部置鮮卑之所堅火悅於是進師楊安攻晉陽猛攻壺關執暉上黨太守慕容

越所經郡縣皆降於猛猛留屯騎校尉苟萇戍壺關會
枋安攻晉陽爲地道遣張蚝率壯士數百人入其城中
大呼斬關猛安遂入晉陽執暉并州刺史慕容莊暉遣
其太傅慕容評率眾四十餘萬以救二城評憚猛不敢
進屯於潞川御覽三百三十四引十六國春秋作率兵
十萬讀史方輿紀要四十二曰潞城縣西
三十里爲交漳村絳水自長治縣西北流經此而合於
濁漳交流而東故名自此而東凡一百八十里而入河
南林縣界亦謂之潞川猛留將軍毛當戍晉陽進師與評相持遣

游擊郭慶以銳卒五千夜從閒道出評營後

御覽三百三十四引

十六國春秋
郭慶作郭度

傍山起火燒其輜重火見鄴中暉懼遣使

讓評催之速戰猛知評賣水鬻薪有可乘之會

水經濁漳水注

燕書曰王猛與慕容評相遇于潞川評障鋼山泉鬻水
與軍入絹匹水二石類聚入車類秦書曰王猛攻鄴慕
容評距猛而恆賣水與軍人眾思爲亂猛因得破之御
覽三百三十四引十六國春秋曰評性貪鄙障固山泉
賣樵鬻水積錢絹如評又求戰乃陣於渭原而誓眾曰
上陵三軍莫有鬪志

御覽三百十二引十六國春秋渭原作潞原案上文云
評不敢進屯於潞川無西至渭原之理當以作潞原爲
是讀史方輿紀要四十二引作涅源謂卽襄王景略受
垣縣西北涅水之源又引杜佑以爲潞源

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宜各勉進不可

退也願勦力行間以報恩願御覽三百十二引十六國春秋恩願作恩願受

爵明君之朝慶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眾皆勇奮破釜
棄糧大呼競進猛望評師之眾也惡之謂鄧羌曰今日
之事非將軍莫可以捷成敗之機在斯一舉將軍其勉

之羌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無以爲憂猛曰此非吾之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之羌寢而弗應猛馳就許之羌於是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入許軍出入數四傍若無人舉旗斬將殺傷甚眾及日中評眾大敗俘斬五萬有餘乘勝追擊又降斬十萬於是進師圍鄴堅聞之留李威輔其太子宏守長安以苻融鎮洛陽躬率精銳十萬向鄴七日而至於安陽過舊閭引諸耆老語及祖父之事泣然流涕乃停信宿猛潛至安陽迎堅堅謂之曰昔亞夫不出軍迎漢文將軍何以臨敵而棄眾也猛曰

臣每覽亞夫之事嘗謂前却人主以此而爲名將竊未
多之臣奉陛下神算擊垂亡之虜若摧枯拉朽何足慮
也監國冲幼鑿駕遠臨脫有不虞其如宗廟何堅遂攻

鄴陷之

類聚八十八晉書曰苻堅平鄴糧竭馬無
草削松木而食之案此條未著何家之書

慕容

暉出奔高陽堅將郭慶執而送之堅入鄴宮閱其名籍
凡郡百五十七縣一千五百七十九戶二百四十五萬
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三十五
諸州郡牧守及六夷渠帥盡降於堅郭慶窮追餘燼慕
容評奔於高句麗慶追至遼海句麗縛評送之堅散暉
宮人珍寶以賜將士論功封賞各有差以王猛爲使持

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冀州牧鎮鄴以郭慶爲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揚武將
軍幽州刺史鎮薊堅自鄴如枋頭讌諸父老改枋頭爲
永昌縣復之終世堅至自永昌行飲至之禮歌勞止之
詩以饗其羣臣赦慕容暉及其王公已下皆徙於長安
封授有差堅於是行禮於辟雍祀先師孔子其太子及
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皆束修釋奠焉徙關東豪傑及
諸雜夷十萬戶於關中處烏丸雜類於馮翊北地丁零
翟斌于新安徙陳留東阿萬戶以實青州諸因亂流移
避仇遠徙欲還舊業者悉聽之晉叛臣袁瑾固守壽春

爲大司馬桓溫所圍遣使請救於堅堅遣王鑿張蚝率

步騎二萬救之鑿據洛澗蚝屯八公山水經肥水注曰西昌寺三面阻

水寺西卽船官坊蒼兕都水是營是作湖北對八公山

山無樹木惟童阜耳山上有淮南王劉安廟安是漢高

帝之孫厲王長子折節下士養方術之徒數十人多神

仙祕法鴻寶之道忽有八公皆鬚眉皓素詣門希見門

者曰吾王好長生今先生無住衰之術未敢相聞八公

咸變成童王甚敬之八士並能鍊金化丹出入無間乃

與安登山薤金于地白日昇天餘藥在器雞犬舐之者

俱得上昇其所昇之處踐石皆陷人馬跡存焉故山卽

以八公爲目寰宇記一百二十九日八公山一名肥陵

山在壽春縣北四里讀史方輿紀要二十一曰八公山

在壽州東北五里淝水之北淮水之南相傳漢桓溫遣

淮南王安與八公學僊於此因名亦謂之北山桓溫遣

諸將夜襲鑿蚝敗之鑿蚝屯慎城初仇池氏楊世以地

降於堅堅署爲平南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旣而歸順

於晉世死子纂代立遂受天子爵命而絕於堅世弟統

驍武得眾起兵武都與纂分爭堅遣其將苻雅楊安與

益州刺史王統率步騎七萬先取仇池晉略曰胡氏注通鑑疑楊安爲

仇池公楊國之子北魏書國子安復國升平四年卒此別一楊安也進圍益雅等次于

驚陝纂率眾五萬距雅通鑑晉紀注曰驚峽在仇池北亦名塞峽晉梁州刺

史楊亮遣督護郭寶率騎千餘救之戰於陝中爲雅等

所敗水經沔水注曰沔水又東逕西樂城北注云城在山上周三十里甚險固城側有谷謂之容襄谷道

通益州山多羣獠諸葛亮築以防遏梁州刺史楊亮以卽險之固保而居之爲苻堅所敗纂收眾奔

還雅進攻仇池楊統帥武都之眾降於雅纂將楊他遣

子碩密降於雅請爲內應纂懼面縛出降雅釋其縛送

之長安以楊統爲平遠將軍南秦州刺史

晉書校文五曰楊統當從

御覽

插二所引前秦錄作王統蓋楊統時已爲姪楊纂

所殺宋書氏胡傳魏書仇池氏傳可證此因上文有楊統字致相涉而譌十六國疆域志曰南秦州

領漢郡二楊定新置郡一武都仇池陰平

加楊安都

督鎮仇池先是王猛獲張天錫將敦煌陰據及甲士五千堅旣東平六州西擒楊纂欲以德懷遠且誇威河右至是悉送所獲還涼州天錫懼而遣使謝罪稱藩堅大悅卽署天錫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右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西域都護西平公吐谷渾碎奚

周家祿校勘記曰碎奚誤碎奚

以楊纂旣降懼而遣使送

馬五千匹金銀五百斤堅拜纂安遠將軍涇川侯堅嘗

如鄴狩于西山旬餘樂而忘返伶人王洛叩馬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故文帝馳車袁公止轡孝武好田相如獻規陛下爲百姓父母蒼生所繫何可盤于游田以玷聖德若禍起須臾變在不測者其如宗廟何其如太后何堅曰善昔文公悟愆於虞人朕聞罪於王洛吾過也自是遂不復獵堅聞桓溫廢海西公也謂羣臣曰溫前敗灞上後敗枋頭十五年閒再傾國師六十歲公舉動如此不能思愆免退以謝百姓方廢君以自悅將如四海何諺云怒其室而作色於父者其桓溫之謂乎堅以境內旱課百姓區種懼歲

不登省節穀帛之費太官後宮減常度三等百寮之秩

以次降之復魏晉士籍使役有常聞諸非正道典學一

皆禁元作焚

之堅臨太學考學生經義

御覽二百三十六引十六國春秋前

秦錄曰建元七年高平蘇通長樂劉祥並以碩學者儒尤精二禮堅以通爲禮記祭酒居于東庠祥爲儀禮祭酒處于西序堅每月朔旦率百僚親臨講論上第擢敘者八十三人自永嘉

之亂庠序無聞及堅之僭頗留心儒學王猛整齊風俗

政理稱舉學校漸興關隴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于

諸州皆夾路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

取給於途工商貿販於道百姓歌之日長安大街夾樹

楊槐

類聚十九引車穎作槐秦書作兩邊種槐

下走朱輪上有鸞栖英彥雲

集誨我萌黎是歲有大風從西南來俄而晦冥恆星皆見又有赤星見於西南太史令魏延言於堅曰於占西南國亡明年必當平蜀漢堅大悅命秦梁密嚴戎備乃以王猛爲丞相以苻融爲鎮東大將軍代猛爲冀州牧元和郡縣圖志十七曰苻融壘在阜城縣東北二十四里案苻秦冀州牧坐鎮鄴中惟阜城爲冀州東南境苻融築壘當在是時融將發堅祖於霸東奏樂賦詩堅母苟氏以

融少子甚愛之比發三至霸上其夕又竊如融所內外莫知是夜堅寢於前殿魏延上言天市南門屏內后妃星失明左右問寺不見后妃移動之象堅推問知之驚曰天道與人何其不遠遂重星官王猛至長安加都督

中外諸軍事猛辭讓再三堅不許其後天鼓鳴有彗星
出於尾箕長十餘丈名蚩尤旗經太微埽東井自夏及
秋冬不滅太史令張孟言於堅曰彗起尾箕而埽東井
此燕滅秦之象因勸堅誅慕容暉及其子弟堅不納御覽
一百二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太史令張猛言
於堅曰尾燕之分野而埽東井東井秦之分災深禍大
十年之後燕滅秦之象二十年後燕當為岱所滅慕容
暉父子兄弟亡虜也而布列朝廷貴盛莫二宜除渠帥
以寃皇秦若旦誅鮮卑不夕滅容彗者臣請就妖言
之戮堅不納案張猛卽張孟猶狼猛之作狼孟也更
以暉爲尙書垂爲京兆尹沖爲平陽太守苻融聞之上
疏於堅曰臣聞東胡在燕厯數彌久逮于石亂遂據華
夏跨有六州南面稱帝陛下爰命六師大舉征討勞卒

頻年勤而後獲本非慕義懷德歸化而今父子兄弟列
官滿朝執權履職勢傾勞舊陛下親而幸之臣愚以爲
猛獸不可養狼子野心往年星異災起於燕願少留意
以思天戒臣據可言之地不容嘿已詩曰兄弟急難朋
友好合昔劉向以肺腑之親尙能極言況於臣乎堅報
之曰汝爲德未充而懷是非立善未稱而名過其實詩
云德輶如毛人鮮克舉君子處高戒懼傾敗可不務乎
今四海事曠兆庶未宐黎元應撫夷狄應和方將混六
合以一家同有形於赤子汝其息之勿懷耿介夫天道
助順修德則禳災苟求諸己何懼外患焉晉梁州刺史

楊亮遣子廣襲仇池與堅將楊安戰廣敗績晉沮水諸

戍皆委城奔潰亮懼而退守磬險

讀史方輿紀要五十六日磬險戍在洋縣

西境安遂進寇漢川堅遣王統朱彤率卒二萬爲前鋒寇

蜀

魏書司馬叡傳作苻堅遣苻雅率將王統朱彤楊安姚萇步騎五萬向駱谷

前禁將軍毛

當鷹揚將軍徐成率步騎三萬入自劍閣楊亮率巴獠

萬餘拒之戰于青谷王師不利亮奔固西城彤乘勝陷

漢中

魏書司馬叡傳曰秦州刺史楊纂請救於梁州刺史楊亮亮遣參軍卜靖赴之敗走朱彤至梁州亮

望風奔散十六國疆域志曰興道縣有青谷成固有西樂城水經注蜀諸葛亮所築梁州刺史楊亮以卽險之

固保而居之

徐成又攻二劍剋之楊安進據梓潼

寰宇記八

十四日大劍山亦曰梁山又有小劍山在其西三十里故曰此爲大劍崔鴻十六國春秋苻堅使楊安伐蜀徐

成破二劍是也其山東迤莎鼻
西接綿州凡二百三十一里
晉奮威將軍西蠻校尉

周虓降于彤揚武將軍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距彤等

于縣竹晉書校文五曰虓傳時以西夷校尉領梓潼太守降於楊安非朱彤仲孫爲振武將軍亦非揚

武見仲孫傳聞堅將毛當將至成都仲孫率騎五千奔於南

中安當進兵遂陷益州於是西南夷叩荏夜郎等皆歸

之堅以安爲右大將軍益州牧鎮成都毛當爲鎮西將

軍梁州刺史鎮漢中十六國疆域志曰益州領漢郡一

二魏郡三晉郡一漢中魏姚萇爲益州刺史領西蠻校

尉十六國疆域志曰益州領漢郡三蜀漢郡一巴郡巴

載記云益州刺史屯墊江又云退屯五城是苻秦以王

統爲南秦州刺史鎮仇池蜀人張育楊光等起兵與巴
獠相應以叛於堅晉益州刺史竺瑤威遠將軍桓石虔
率眾三萬據墊江

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三萬作二萬

育乃自

號蜀王遣使歸順與巴獠首帥張重尹萬等五萬餘人
進圍成都尋而育與萬爭權舉兵相持堅遣鄧羌與楊
安等擊敗之育光退屯縣竹安又敗張重尹萬于成都
南重死之及首級二萬三千鄧羌復擊張育楊光于縣
竹皆害之桓石虔敗姚萇於墊江萇退據五城石虔與
竺瑤移屯巴東時有人於堅明光殿大呼謂堅曰甲申
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祕書

監朱彤等因請誅鮮卑堅不從遣使巡行四方觀風俗

問政道明黜陟恤孤獨不能自存者以安車蒲輪徵隱

士樂陵王勸爲國子祭酒

御覽一百二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日十一年正月

以徵士樂陵王忻爲國子祭酒堅雅好文學英儒畢集

純博之精莫如忻也終于太子少傅案王勸王忻必有

一誤及王猛卒御覽三百七十四前秦錄日苻堅堅置聽

訟觀於未央之南禁老莊圖讖之學中外四禁二衛四

軍長上將士皆令修學御覽三百五十九前秦錄日苻堅起教武堂于渭城命大學生

明陰陽兵法教爲將士

課後宮置典學立內司以授于掖庭選閭

人及女隸有聰識者署博士以授經遣其武衛苟萇左

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率騎十三萬

伐張天錫於姑臧

張天錫傳作天元元年才到姑臧苟莫毛當梁熙姚萇來寇元和郡縣

圖志四十日文車澤在姑臧縣東三十里前秦苻堅遣

將軍苟萇毛盛伐北涼造機械衝車於此故名案天錫

傳作毛當乃毛盛之譌太元元年爲秦建元十二年遣

前涼太清十五年元和志作北涼亦爲前涼之謨

尙書郎閻負梁殊銜命軍前下書徵天錫堅嚴飾鹵簿

親餞萇等於城西賞行將各有差又遣其秦州刺史苟

池河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統率三州之眾以繼之

閻負等到涼州天錫自以晉之列藩志在保境命斬之

遣將軍馬建出距萇等

案張天錫傳作龍驤將軍馬達未知孰是

俄而梁熙

王統等自清石津攻其將梁粲於河會城陷之

十六國疆域志

曰金城郡有清石津胡三省云五代志有青巖山意清石津在青巖山之下讀史方輿紀要六十日河會城在

蘭州西水經注湟河至允吾與大河會河會城蓋在二河之會也 苟萇濟自石城津與

梁熙等會攻纏縮城又陷之馬建懼自楊非退還清塞

水經河水二注曰河水又東逕石城南謂之石城津注

引闕駟曰在全城西北又曰逆水出允吾縣之參街谷

東南流逕街亭城南又東南逕楊非亭北又曰湟水左

會陽非流溪細谷三水水經注圖說殘稿曰諸水並當

近今礪伯縣治又曰苟萇濟自石城津卽此津也當在

今莊浪廳南接臬蘭縣界讀史方輿紀要六十日石城

津在蘭州西境卽河州之積石渡又六十三日清塞城

在涼州衛東纏縮城在莊浪衛東南或云與蘭州故廣

武城相近楊非亭在莊浪衛東載記楊非天錫又遣將

在支陽西北三百餘里或譌爲陽妃谷

軍掌握率眾三萬與馬建陣於洪池唐志曰涼州有洪池府又姑臧有二

嶺南曰洪池嶺西曰刪丹嶺讀史方輿紀要六 苟萇遣

十三日洪池嶺在涼州衛東涼州之大山也

姚萇以甲卒三千挑戰諸將勸據擊之以挫其鋒據不

從天錫乃率中軍三萬次金昌萇熙聞天錫來逼急攻據建建降於萇遂攻據害之及其軍司席仇萇進軍入

清塞乘高列陣天錫又遣司兵趙充哲爲前鋒率勁勇

五萬與萇等戰於赤岸

水經河水二注曰河水自左南而東逕赤岸北亦謂河夾岸秦

州記云枹罕有河夾岸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三日赤岸戌在涼州衛南胡氏曰赤岸在枹罕按自清塞至姑臧皆在百里內外枹罕去姑臧遠矣哲大敗天錫懼而奔還致牋請降萇

至姑臧天錫乘素車白馬面縛輿櫬降於軍門萇釋縛焚櫬送之於長安諸郡縣悉降堅以梁熙爲持節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西羌校尉鎮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戶於關中五品稅百姓金銀一萬三千斤以賞軍士餘

皆安堵如故堅封天錫重光縣之東寧鄉二百戶號歸

義侯

御覽一百二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拜比部尙書遷右僕射

初萇等將征天

錫堅爲其立第於長安至是而居之堅旣平涼州又遣

其安北將軍幽州刺史苻洛爲北討大都督率幽州兵

十萬討代王涉翼健又遣後將軍俱難與鄧羌等

周家祿校

勘記曰卽苻生載記之范俱難也宜加姓孝武帝紀謝玄傳句難卽此人

率步騎二十萬東

出和龍西出上郡與洛會於涉翼健庭翼健戰敗遁於

弱水苻洛逐之勢窘迫退還陰山其子翼圭縛父請降

洛等振旅而還封賞有差堅以翼健荒俗未參仁義令

入太學習禮以翼圭執父不孝遷之於蜀

魏書昭成子孫列傳作行

唐公苻洛御覽四百三十六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日苻洛雄勇多力猛氣絕人坐制奔牛射洞犁耳苻堅深憚之故常爲邊守讀史舉正曰案諸事與魏書北史皆不合什翼犍爲庶長子寔君所弑其事自確記不知何所據散其部落於漢鄯邊故地立尉監行事官寮領押課之治業營生三五取丁優復三年無稅租其渠帥歲終令朝獻出入行來爲之制限堅嘗之太學召涉翼犍問曰中國以學養性而人壽考漠北噉牛羊而人不壽何也翼犍不能荅又問卿種人有堪將者可召爲國家用對曰漠北人能捕六畜善馳走逐水艸而已何堪爲將又問好學否對曰若不好學陛下用教臣何爲堅善其荅堅以關中水旱不時議依鄭白故事發其王侯已下

及豪望富室僮隸三萬人

御覽七十五引十六國春秋豪望富室作豪強富民開

涇水上源鑿山起堤通渠引瀆以溉岡鹵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賴其利以涼州新附復租賦一年爲父後者賜

爵一級孝悌力田爵二級孤寡高年穀帛有差女子百

戶牛酒大酺三日

御覽八車類秦書曰苻堅時有黃雲五色時以爲瑞賜民酺五日案車氏

所言不見本書載記以賜酺事同附注於此遣其尙書令苻丕率司馬慕容

暉苟萇等步騎七萬寇襄陽

書鈔一百二十六車類秦書曰苟萇圍襄陽作飛雲

車以攻城

引作飛雲梯使楊安將樊鄧之眾爲前鋒屯騎校尉石

越率精騎一萬出魯陽關慕容垂與姚萇出自南鄉苟

池等與彊弩王顯將勁卒四萬從武當繼進大會漢陽

師次沔北晉南中郎將朱序以丕軍無舟楫不以爲虞石越遂游馬以渡序大懼固守中城越攻陷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軍丕率諸將進攻中城遣苟池石越毛當以眾五萬屯於江陵晉車騎將軍桓沖擁眾七萬爲序聲援憚池等不進保據上明兖州刺史彭超遣使上言於堅曰晉沛郡太守戴遂以卒數千戍彭城臣請率精銳五萬攻之願更遣重將討淮南諸城堅於是又遣其後將軍俱難率右將軍毛當後禁毛盛陵江邵保等步騎七萬寇淮陰盱眙揚武彭超寇彭城梁州刺史韋鍾寇魏興攻太守吉挹於西城

水經沔水篇曰又東過西城縣南注云依山爲城

周二里在峻山上梁州督護吉挹所治苻堅遣
偏軍韋鍾伐挹固守二年不能下無援遂陷晉將軍
毛武生率眾五萬距之與俱難等相持於淮南先是梁
熙遣使西域稱揚堅之威德并以繪綵賜諸國王於是
朝獻者十有餘國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鬣五
色鳳膺麟身及諸珍異五百餘種堅曰吾思漢文之返
千里馬咨嗟美詠今所獻馬其悉返之庶克念前王髡
髡古人矣乃命羣臣作止馬詩而遣之示無欲也其下
以爲盛德之事遠同漢文於是獻詩者四百餘人是時
苻丕久圍襄陽御史中丞李柔劾丕以師老無功請徵
下廷尉堅曰丕等費廣無成實宜貶戮但師已淹時不

可虛然中返其特原之令以功成贖罪因遣其黃門郎
韋華持節切讓丕等仍賜以劍曰來春不捷者汝可自
裁不足復持面見吾也初丕之寇襄陽也將急攻之苟
萇諫曰今以十倍之眾積粟如山但掠徙荆楚之人內
於許洛絕其糧運使外援不接糧盡無人不攻自潰何
爲促攻以傷將士之命丕從之及堅護至眾咸疑懼莫
知所爲征南主簿河東王施進曰以大將軍英秀諸將
勇銳以攻小城何異洪鑪燎羽毛所以緩攻欲以計制
之若決一旦之機可指日而定今破襄陽上明自遁復
何所疑願請一旬之期以展三軍之勢如其不捷施請

爲戮首丕於是促圍攻之堅將親率眾助丕等使苻融將關東甲卒會于壽春梁熙統河西之眾以繼中軍融熙並上言以爲未可興師乃止太元四年晉兗州刺史謝玄率眾數萬次于泗水將救彭城苻丕陷襄陽執南中郎將朱序送于長安堅署爲度支尙書以其中壘梁成爲南中郎將都督荊揚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配兵一萬鎮襄陽以征南府器械給之彭超圍彭城也置輜重於留城至是晉將謝玄遣將軍何謙之高衡率眾萬餘聲趣留城超引軍赴之戴遂率彭城之眾奔於謝玄超留其治中徐裒守彭城而復寇盱眙胎俱

難既陷淮陰

通鑑晉紀注南北對境圖曰淮陰縣距淮五十步北對清河口十里進可以窺山東

內則蔽沿江晉宋以爲重鎮

留邵保戍之與超會師而南晉將毛武

生救魏興遣前鋒督護趙福將軍袁虞等將水軍一萬

溯江而上堅南巴校尉姜宇

御覽四百四十四前秦錄曰姜宇字子居天水冀人

也少孤貧爲河北陳不識家牧羊年十五身長七尺九寸聰惠美風儀每夜專讀書睡則縣頭于屋梁達旦而止不識奇之將妻以女其妻弗聽不識乃置酒引宇令女潛觀之女曰觀宇之姿才豈復爲人牧羊也遂妻之

宇後歷位京兆尹御史中丞

遣將張紹仇生等水陸五千距之戰於

南縣

案南字下當有脫字

王師敗績尋而韋鍾攻陷魏興執太守

吉挹毛當與王顯自襄陽而東會攻淮南彭超陷盱眙

獲晉建威將軍高密內史毛瑛之遂攻晉幽州刺史田

洛於三阿去廣陵百里京都大震臨江列戍孝武帝遣
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于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游
擊將軍河閒王曇之次于堂邑謝玄自廣陵救三阿毛
當毛盛馳襲安之王師敗績玄率眾三萬次於白馬塘
俱難遣其將都顏率騎逆玄戰於塘西玄大敗之斬顏
玄進兵至三阿與難超戰周家祿校勘記曰當作與俱
難超戰按俱難本作范俱難
自紀傳作句難本記作俱難茲又單舉
難字幾疑其人姓俱名難宜加補正超等又敗退保
盱眙玄進次石梁與田洛攻盱眙十六國疆域志
曰盱眙有石梁難超
出戰復敗退屯淮陰玄遣將軍何謙之督護諸葛侃率
舟師乘潮而上焚淮橋十六國疆域志
曰淮陰有淮橋又與難等合戰

謙之斬其將邵保難超退師淮北難歸罪彭超斬其司馬柳渾堅聞之大怒檻車徵超下獄超自殺難免爲庶人堅以毛當爲平南將軍徐州刺史鎮彭城毛盛爲平

東將軍兖州刺史鎮胡陸

十六國疆域志曰兖州領漢郡二晉郡一高平國東平國

濟北通鑑注秦南兖州鎮湖

陸案載記兖州上脫一南字王顯爲平吳校尉揚州刺

史戍下邳

十六國疆域志曰揚州領漢郡二下邳淮南

賞堂邑之功也又以

苻洛爲散騎常侍持節都督益豳西南夷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領護西夷校尉鎮成都命從伊闕自襄陽溯漢而上洛健之兄子也雄勇多力而猛氣絕人堅深忌之故常爲邊牧洛有征伐之功而未賞及是遷也

恚怒謀於眾曰孤於帝室至親也主上不能以將相任孤常擯孤於外既投之西裔復不聽過京師此必有伏計令梁成沈孤於漢水矣爲宜束手就命爲追晉陽之事以匡社稷邪諸君意如何其治中平顏妄陳祥瑞勸洛舉兵洛因攘袂大言曰孤計決矣沮謀者斬於是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秦王署置官司以平顏爲輔國將軍幽州刺史爲其謀主分遣使者徵兵於鮮卑烏丸高句麗百濟及薛羅休忍等諸國並不從洛懼而欲止平顏曰且宜聲言受詔盡幽并之兵出自中山常山平陽公必郊迎於路因而執之進據冀州總關東之眾以圖秦

雍可使百姓不覺易主而大業定矣洛從之乃率眾七萬發和龍將圖長安於是關中騷動盜賊並起堅遣使數之曰天下未一家兄弟匪他何爲而反可還和龍當以幽州永爲世封洛謂使者曰汝還白東海王幽州褊阨不足容萬乘須還王咸陽以承高祖之業若能候駕潼關者位爲上公爵歸本國堅大怒遣其左將軍竇衝及呂光率步騎四萬討之右將軍都貴馳傳詣鄴率冀州兵三萬爲前鋒以苻融爲大都督授之節度使石越率騎一萬自東萊出石徑襲和龍海行四百餘里苻重亦盡薊城之眾會洛次於中山有眾十萬衝等與洛戰

於中山大敗之執洛及其將蘭殊送於長安呂光追斬
苻重於幽州石越克和龍斬平顏及其黨與百餘人堅
赦蘭殊署爲將軍徙洛於涼州徵苻融爲車騎大將軍
領宗正錄尙書事洛旣平堅以關東地廣人殷思所以
鎮靜之引其羣臣於東堂議曰凡我族類支胤彌繁今
欲分三原九嶼武都汧雍十五萬戶於諸方要鎮不忘
舊德爲磐石之宗於諸君之意如何皆曰此有周所以
祚隆八百社稷之利也於是分四帥子弟三千戶以配
苻丕鎮鄴如世封諸侯爲新券主堅送丕於灞上流涕
而別諸戎子弟離其父兄者皆悲號哀慟酸感行人識

者以爲喪亂流離之象於是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爲平州刺史領護鮮卑中郎將鎮龍城大鴻臚韓盾領護赤沙中郎將移烏丸府于代郡之平城中書梁彥爲安遠將軍幽州刺史鎮薊城毛興爲鎮西將軍河州刺史鎮枹罕王騰爲鷹揚將軍并州刺史領護匈奴中郎將鎮晉陽二州各配支戶三千苻暉爲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洛陽苻叡爲安東將軍雍州刺史鎮蒲坂先是高陸人穿井得龜大三尺背有八卦文堅命太卜池養之食以粟及此而死藏其骨於太廟其夜廟丞高虜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隕命秦庭又有人

夢中謂虜曰龜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興亡國之徵

也水經渭水注車頰秦書曰苻堅建元十四年高陸縣民穿井得龜大二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字堅以石

爲池養之十六年而死取其骨以問吉凶名爲容龜大

卜佐高魯夢容龜言我將歸江南不遇死于秦魯於夢

中自解曰龜三萬六千歲而終終必亡國之徵也爲謝

玄破於淮肥自縊新城浮圖中案高虜當卽高魯以音

近而鷓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遂示人以侈懸珠簾

於正殿以朝羣臣宮宇車乘器物服御悉以珠璣琅玕

奇寶珍怪飾之尙書郎裴元略諫曰臣聞堯舜茅茨周

卑宮室故致和平慶隆八百始皇窮極奢麗嗣不及孫

願陛下則采椽之不琢鄙瓊室而不居敷純風於天下

流休範於無窮賤金玉珍穀帛勤恤人隱勸課農桑捐

流休範於無窮賤金玉珍穀帛勤恤人隱勸課農桑捐

無用之器棄難得之貨敦至道以厲薄俗修文德以懷
遠人然後一軌九州同風天下刑措既登告成東嶽蹤
軒皇以齊美晒二漢之徙封臣之願也堅大悅命去珠
簾以元略爲諫議大夫鄯善王車師前部王來朝大宛
獻汗血馬肅慎貢楛矢天竺獻火浣布康居於寶及海
東諸國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貢其方物

御覽三百六十三車類秦

書曰苻堅時四夷賓服湊集關中四方種人皆奇貌異
色晉人爲之題目謂胡人爲側鼻東夷爲廣面關類北
狄爲匡脚面南蠻爲腫蹄方方以類名也又七百八十
一秦書曰苻堅建元十八年新羅國王樓寒遣使衛頭
獻美女國在百濟東其人多美髮髮長丈餘又曰苻堅
時新羅國王樓寒遣使衛頭朝貢堅曰卿言海東之事
與古不同何也答曰亦猶中國時代變革名號改易又
八百三十八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新羅王遣使貢

其方物在百濟東去長安九千八百里又九百二十四
秦書曰苻堅時西域獻翠鳥四頭雄雌各二籠盛之月
餘並初堅母少寡將軍李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之至
死

是堅收起居注及著作所錄而觀之見其事慚怒乃焚
其書而大檢史官將加其罪著作郎趙泉車敬等已死

乃止史通正史篇曰前秦史官初有趙淵車敬梁熙幸

事怒而焚之滅其本從著作郎董誼追錄舊語十不存

一御覽一百二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永興十

七年八月堅收起居注及著作所錄而觀之見苻太后

幸李威之事慚怒乃焚其書董肫雖更書時事然十不

存一案趙淵以唐人避諱荆州刺史都貴遣其司馬閻
改泉董肫與史通作誼異荆州刺史都貴遣其司馬閻
振晉書校文五曰殿本攷異云一本作郝貴又作梁成
今攷孝武七年紀則作都貴桓冲傳則作郝貴桓石
虔傳則作梁成人各異蓋不可定其孰是孰非矣案
司馬閻振孝武帝紀及桓冲桓石虔傳俱作襄陽太守

震閩中兵參軍吳仲等率眾二萬寇竟陵留輜重于管城
水陸輕進桓冲遣南平太守桓石虔竟陵太守郭銓等
水陸二萬距之相持月餘戰於激水振等大敗退保管
城石虔乘勝攻破之斬振及仲俘斬萬七千

晉書斟注卷百十四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載記第十四

苻堅下

周家祿校勘記曰下脫王猛苻融苻朗

太元七年堅饗羣臣於前殿樂奏賦詩秦州別駕天水姜平子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獻也堅笑曰名不虛行因擢爲上第堅兄法子東海公陽與王猛子散騎侍郎皮謀反事洩堅問反狀陽曰禮云父母之仇不

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齊襄復九世之仇而況臣也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勳而臣不免貧餒所以圖富也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薨事不在朕卿寧不知之讓皮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爲田不聞爲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徵也皆赦不誅徙陽於高昌皮於朔方之北苻融以位忝宗正不能肅遏姦萌上疏請待罪私藩堅不許將以融爲司徒融固辭堅銳意荆揚將謀入寇乃改授融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新平郡獻玉器御覽七百五十六車頻秦書曰苻堅初堅卽建元十八年新平縣民耕地獲玉器偽位新平王彤御覽一百六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彤作雕又七百五十六引車頻秦書作金彤

陳說圖讖堅大悅以彫爲太史令嘗言於堅曰謹案讖云古月之末亂中州洪水大起健西流惟有雄子定八州此卽三祖陛下之聖諱也又曰當有艸付臣又土滅東燕破白虜氏在中華在表案圖讖之文陛下當滅燕平六州願徙汧隴諸氏於京師三秦大戶置之於邊地以應圖讖之言堅訪之王猛猛以彫爲左道惑眾勸堅誅之彫臨刑上疏曰臣以趙建武四年從京兆劉湛學明于圖記謂臣曰新平地古顛頊之墟里名曰雞閭記云此里應出帝王寶器其名曰延壽寶鼎顛頊有二河上先生爲吾隱之於咸陽西北吾之孫有艸付臣又土

應之湛又云吾嘗齋於室中夜有流星大如半月落於
此地斯蓋是乎願陛下誌之平七州之後出於壬午之
年至是而新平人得之以獻器銘篆書文題之法一爲
天王二爲王后三爲三公四爲諸侯五爲伯子男六爲
卿大夫七爲元士自此已下考載文記列帝王名臣自
天子王一作三后內外次序上應天文象紫宮布列依玉
牒版辭不違帝王之數從上元人皇起至中元窮於下
元天地一變盡三元而止堅以彫言有徵追贈光祿大
夫幽州蝗廣袤千里堅遣其散騎常侍劉蘭持節爲使
者發青冀幽并百姓討之以苻朗爲使持節都督青徐

充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青州刺史以諫議大夫裴元略爲陵江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密授規模令與王撫備舟師於蜀將以入寇車師前部王彌竇鄯善王休密馱朝於堅堅賜以朝服引見西堂竇等觀其宮宇壯麗儀衛嚴肅甚懼因請年年貢獻堅以西域路遙不許令三年一貢九年一朝以爲永制竇等請曰大宛諸國雖通貢獻然誠節未純請乞依漢置都護故事若王師出關請爲鄉導堅於是以驍騎呂光爲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與陵江將軍姜飛輕騎將軍彭晃等配兵七萬以討定西域苻融以虛耗中國投兵萬里之

外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可耕固諫以爲不可堅曰
二漢力不能制匈奴猶出師西域今匈奴旣平易若摧
朽雖勞師遠役可傳檄而定化被昆山垂芳千載不亦
美哉朝臣又屢諫皆不納晉將軍朱綽焚踐河北屯田
掠六百餘戶而還堅引羣臣會議曰吾統承大業垂二
十載芟夷逋穢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每
思天下不一未嘗不臨食輟舖今欲起天下兵以討之
略計兵杖精卒可有九十七萬吾將躬先啟行薄伐南
裔於諸鄉意何如祕書監朱彤曰陛下應天順時恭行
天罰嘯咤則五嶽摧覆呼吸則江海絕流若一舉百萬

必有征無戰晉主自當銜璧輿櫬啟潁軍門若迷而弗
悟必逃死江海猛將追之即可賜命南巢中州之人還
之桑梓然後迴駕岱宗告成封禪起白雲於中壇受萬
歲於中嶽爾則終古一時書契未有堅大悅曰吾之志
也左僕射權翼進曰臣以爲晉未可伐夫以紂之無道
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謀而至武王猶曰彼有人焉迴
師止旆三仁誅放然後奮戈牧野今晉道雖微未聞喪
德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謝安桓沖江表偉才可謂晉有
人焉臣謂師克在和今晉和矣未可圖也堅默然久之
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王越對曰吳人恃險偏

隅不賓王命陛下親御六師問罪衡越誠合人神四海
之望但今歲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懸象無差不可犯
也且晉中宗藩王耳夷夏之情咸共推之遺愛猶在於
人昌明其孫也國有長江之險朝無昏貳之釁

御覽二百五十

九引前秦錄作

朝無昏政之臣臣愚以爲利用修德未宜動師孔子曰

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願保境養兵伺其虛隙堅曰
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天道幽遠未可知也昔夫差
威陵上國而爲句踐所滅仲謀澤洽全吳孫皓因二代
之業龍驤一呼君臣面縛雖有長江其能固乎以吾之
眾旅投鞭於江足斷其流越曰臣聞紂爲無道天下患

之夫差淫虐孫皓昏暴眾叛親離所以敗也今晉雖無德未有斯罪深願厲兵積粟以待天時羣臣各有異同庭議者久之堅曰所謂築室于道沮計萬端吾當內斷於心矣羣臣出後獨留苻融議之堅曰自古大事定策者一兩人而已羣議紛紜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融曰歲鎮在斗牛吳越之福不可以伐一也晉主休明朝臣用命不可以伐二也我數戰兵疲將倦有憚敵之意不可以伐三也諸言不可者策之上也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之事吾當誰與言之今有眾百萬資仗如山吾雖未稱令主亦不爲閭劣以累捷之威

擊垂亡之寇何不剋之有乎吾終不以賊遺子孫爲宗廟社稷之憂也融泣曰吳之不可伐昭然虛勞大舉必無功而反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諸畿甸舊人族類斥徙遐方今傾國而去如有風塵之變者其如宗廟何監國以弱卒數萬留守京師鮮卑羌羯攢聚如林此皆國之賊也我之仇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亦未必萬全臣智識愚淺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奇士陛下每擬之孔明其臨終之言不可忘也堅不納

游於東苑命沙門道安同輦

高僧傳五日時苻堅素聞安名每云襄陽有釋道安

足神器方欲致之以輔朕躬後遣苻丕南攻襄陽安與朱序俱獲於堅堅謂僕射權翼曰朕以十萬之師取襄

陽惟得一人半翼曰誰耶堅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既至住長安五重寺會堅出東苑命安升輦同載

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清道而行進止有

度三代末主或虧大倫適一時之情書惡來世故班姬

辭輦垂美無窮道安毀形賤士不宜參穢神輿高僧傳五作寔

可參堅作色曰安公道冥至境德爲時尊朕舉天下之

重未足以易之非公與輦之榮此乃朕之顯也高僧傳五作輿

輦之榮未稱其德命翼扶安升輦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游吳

越整六師而巡狩謁虞陵於疑嶺瞻禹穴於會稽泛長

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

四維高僧傳五作陛下應天御世有逍遙順時以適聖

八州之富居中土而制四海

躬動則鳴鑿清道止則神栖無爲端拱而化與堯舜比
隆何爲勞身於馳騎口倦於經略櫛風沐雨蒙塵野次
乎且東南區區地下氣癘虞舜游而不返大禹適而弗
歸高僧傳五作今欲以百萬之師求厥田下下之土且
東南區地地卑氣厲昔舜禹游而不返秦王適而不
歸以貧道觀之何足以上勞神駕下困蒼生詩云惠此
非愚心所同也

中國以綏四方苟文德足以懷遠可不煩寸兵而坐賓

百越堅曰非爲地不廣人不足也

高僧傳五足
下有治字

但思混

一六合以濟蒼生天生蒸庶樹之君者所以除煩去亂

安得憚勞朕旣大運所鍾將簡天心以行天罰

高僧傳
五作將

天心明大高辛有熊泉之役唐堯有丹水之師此皆著
運所在耳

之前典昭之後王誠如公言帝王無省方之文乎且朕此行也以義舉耳使流度衣冠之胄還其墟墳復其桑梓止爲濟難銓才不欲窮兵極武安曰若鑿駕必欲親動猶不願遠涉江淮可暫幸洛陽明授勝略

高僧傳五作先幸洛

陽枕威蓄銳

馳紙檄於丹楊開其改迷之路如其不庭伐之

可也

高僧傳五作如其不服伐之未晚

堅不納先是羣臣以堅信重道

安謂安曰主上欲有事於東南公何不爲蒼生致一言也故安因此而諫苻融及尙書原紹石越等上書面諫前後數十堅終不從堅少子中山公詵有寵於堅又諫曰臣聞季良在隨楚人憚之宮奇在虞晉不闕兵國有

人焉故也及謀之不用而亡不淹歲前車之覆軌後車

之明鑒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

周家祿校勘記曰按苻融封爵

稱平陽者二

一此及平

記堅體謀加封稱

陽平者二堅自訂當以平陽爲正晉有謝安桓沖而陛

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堅曰國有元龜可以決大謀朝有公卿可以定進否孺子言焉將爲戮也所司奏劉蘭討蝗幽州經秋冬不滅請徵下廷尉詔獄堅曰災降自天殆非人力所能除也此自朕之政違所致蘭何罪焉明年呂光發長安堅送於建章宮謂光曰西戎荒俗非禮義之邦羈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國之威導以王化之法勿極武窮兵過深殘掠加鄴善王休密馱使

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域諸軍事宣西將軍車師前部
王彌竇使持節平西將軍西域都護率其國兵爲光鄉
導是年益州西南夷海東諸國皆遣使貢其方物堅南
游灞上從容謂羣臣曰軒轅大聖也其仁若天其智若
神猶隨不順者從而征之居無常所以兵爲衛故能日
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率從今天下垂平惟東南未殄
朕忝荷大業巨責攸歸豈敢優游卒歲不建大同之業
每思桓溫之寇也江東不可不滅今有勁卒百萬文武
如林鼓行而摧遺晉若商風之隕秋籜朝廷內外皆言
不可吾實未解所由晉武若信朝士之言而不征吳者

天下何由一軌吾計決矣不復與諸卿議也太子宏進
曰吳今得歲不可伐也且晉主無罪人爲之用謝安桓
沖兄弟皆一方之雋才君臣戮力阻險長江未可圖也
但可厲兵積粟以待暴主一舉而滅之今若動而無功
則威名損於外資財竭於內是故聖王之行師也內斷
必誠然後用之彼若憑長江以固守徙江北百姓於江
南增城清野杜門不戰我已疲矣彼未引弓土下氣癘
不可久留陛下將若之何堅曰往年車騎滅燕亦犯歲
而捷之天道幽遠非汝所知也昔始皇之滅六國其王
豈皆暴乎且吾內斷於心久矣舉必剋之何爲無功吾

方命蠻夷以攻其內精甲勁兵以攻其外內外如此安有不剋道安曰太子之言是也願陛下納之堅弗從冠軍慕容垂言於堅曰陛下德侔軒唐功高湯武威澤被於八表遠夷重譯而歸司馬昌明因餘燼之資敢距王命是而不誅法將安措孫氏跨僭江東終併於晉其勢然也臣聞小不敵大弱不御強況大秦之應符陛下之聖武強兵百萬韓白盈朝而令其偷魂假號以賊虜遺子孫哉詩云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昔晉武之平吳也言可者張杜數賢而已若採羣臣之言豈能建不世之功

諺云憑天俟時時已至矣其可已乎堅大悅曰與吾定天下者其惟卿耳賜帛五百匹彗星埽東井自堅之建元十七年四月長安有水影遠觀若水視地則見人至是則止堅惡之上林竹死洛陽地陷晉車騎將軍桓冲率眾十萬伐堅遂攻襄陽遣前將軍劉波冠軍桓石虔振威桓石民攻河北諸城輔國楊亮伐蜀攻拔伍城進攻涪城龍驤胡彬攻下蔡鷹揚郭銓攻武當

晉書校文五日孝武

帝紀作郭洽不作郭銓致郭銓亦見毛璩傳恐帝紀反誤

冲別將攻萬歲城拔之堅

大怒遣其子征南叡及冠軍慕容垂左衛毛當率步騎五萬救襄陽揚武張崇救武當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

姚萇救涪城，次新野，垂次鄧城。王師敗張崇於武當，掠二千餘戶而歸。叡遣垂及驍騎石越爲前鋒，次於沔水，垂越夜命三軍人持十炬火，繫炬於樹枝，光照十數里中，沖懼退還。上明張蚝出斜谷，楊亮亦引兵退歸。堅下書悉發諸州公私馬人十丁，遣一兵門在灼然者爲崇文義從。

御覽一百二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堅下書曰：吳人敢恃江山屢寇王境，宜時進討，以清宇內，便可戒嚴，速修戎備，發州民則十丁遣一兵居門在灼然者爲崇文義從。朕將登會稽，復禹績伐國存君義。同三王又三百二十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吳人敢恃江山，僭稱大號，輕率犬羊，屢窺王境。朕將巡狩省方，登會稽而朝諸侯，復禹績而定九州。良家子今王師所擬，必有征無戰，伐國存君義，同一體。

年二十已下武藝驍勇富室材雄者皆拜羽林郎。下書

期剋捷之日以帝為尙書左僕射謝安為吏部尙書高

傳五作以晉帝為桓沖為侍中立立第以待之世說識

僕射謝安為侍中遣告晉曰已為晉君於長安城中建廣

車頻秦書曰乃夏之室故今大舉渡江相迎克日入宅也魏書司馬叡

傳作可速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其秦州主簿金城趙

為起第盛之為建威將軍少年都統遣征南苻融驃騎張蚝撫

軍苻方衛軍梁成平南慕容暉冠軍慕容垂率步騎二

十五萬為前鋒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

前後千里旗鼓相望世說識鑒篇注車頻秦書堅至項

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眾

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

達於汝潁融等攻陷壽春執晉平虜將軍徐元喜安豐太守王先垂攻陷鄖城害晉將軍王太丘梁成與其揚州刺史王顯弋陽太守王詠等率眾五萬屯於洛澗柵淮以遏東軍成頻敗王師晉遣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謝

玄豫州刺史桓伊輔國謝珍等水陸七萬相繼距融去

洛澗二十五里憚成不進水經淮水注曰洛澗上承死

之洛口讀史方輿紀要二十一曰洛水在懷遠縣南七

十里其地有洛河鎮上流自定遠流入至此注於淮亦

謂之龍驤將軍胡彬先保碭石爲融所逼曰淮水過壽

春北右合肥水又北逕山峽中謂之碭石元和郡縣圖

志七曰下蔡縣破石城晉孝武太元八年間苻堅入寇

乃遣龍驤將軍胡彬將水軍五千援壽春旣陷退保碭

石亦此城也讀史方輿紀要二十一曰碭石城在壽州

西北二十五里糧盡詐揚沙以示融軍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

盛糧盡恐不見大將軍融軍人獲而送之融乃馳使白
堅曰賊少易俘但懼其越逸宜速進眾軍拑禽賊帥堅
大悅恐石等遁也捨大軍於項城以輕騎入千兼道赴
之令軍人曰敢言吾至壽春者拔舌故石等弗知晉龍
驤將軍劉牢之率勁卒五千夜襲梁成壘剋之斬成及
王顯王詠等十將士卒死者萬五千謝石等以旣敗梁
成水陸繼進堅與苻融登城而望王師見部陣齊整將
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上艸木皆類人形水經肥水注曰昔在晉世
謝玄北禦苻堅祈入公山及置陣于肥水之濱堅望山
上草木咸爲人狀此卽堅戰敗處非入公之靈有助蓋

苻氏將亡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也何謂少乎憮然有懼之惑也

色初朝廷聞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助於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見艸木狀人若有力焉堅遣其尙書朱序說石等以眾盛欲脅而降之序詭謂石曰若秦百萬之眾皆至則莫可敵也及其眾軍未集宜在速戰若挫其前鋒可以得志石聞堅在壽春也懼謀不戰以疲之謝珍勸從序言遣使請戰許之時張蚝敗謝石於肥南謝立謝珍勒卒數萬陣以待之謝珍傳曰珍出爲輔國將軍以精卒八千與從兄立俱陷陣破堅書鈔六十四晉中興書曰珍有軍國才用以爲輔國將軍領八千人距氏破賊有勳焉案珍傳與何書均言入千人似較載記爲得實蚝乃退列陣逼

肥水王師不得渡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融於是麾軍卻陣欲因其濟水覆而取之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馳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王師乘勝追擊至於青岡死者相枕

堅爲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於淮北

御覽三百九晉中興書曰苻堅率眾五十

萬向壽春謂融曰晉人若知朕來便一時還南固守長江雖百萬之眾無所用之今祕吾來令彼不知彼顧江東在此必當戰若其潰敗求守長江不復可得則吾事濟矣乃祕不言堅自來於是以小將旗列屯肥北晉征虜將軍謝石冠軍將軍謝元輔國將軍謝珍西中郎將桓伊等並阻水南一時涉渡肥水融曰及吳未成列擊之必克也堅曰不然我長於步彼便於水今捨步入水是以所短擊其所長非良策矣可須彼過水一時擊之

彼既背水進退無術乃可盡殺然後船舫渡江直指會稽觀禹朝萬國之處不亦樂乎列陣以待晉軍既濟戰于肥北堅被重瘡三軍潰亂堅馳還長安寰宇記一百二十九日青岡高一百步在壽春縣西一十三里讀史方輿紀要二十一曰青岡在壽州西北三十里飢甚人有進壺殮豚髀者堅食之大悅曰昔公孫豆粥何以加也命賜帛十匹絲十斤辭曰臣聞白龍厭天池之樂而見困豫且陛下目所觀也耳所聞也今蒙塵之難豈自天乎且妄施不爲惠妄受不爲忠陛下臣之父母也安有子養而求報哉弗顧而退堅大慙顧謂其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邪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乎潸然流涕而去聞風聲鶴唳皆謂晉師之至其僕射張天錫尙書朱序

及徐元喜等皆歸順初諺言堅不出項羣臣勸堅停項

爲六軍聲鎮堅不從故敗

魏書苻健傳作淮北初諺言曰元和郡縣圖志八日時有

諺曰堅不從項堅出令曰敢言吾在壽春者拔其舌

規上眾諫不從堅遂敗寔字記十日秦邱在項城縣西

南四十七里古老傳云秦王苻堅將兵南征駐于此諸

邱故名秦邱邱側有故城名曰秦丹城亦名秦王城諸

軍悉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

勸垂殺堅垂不從乃以兵屬堅初慕容暉屯鄖城姜成

等守漳口晉隨郡太守夏侯澄攻姜成斬之暉棄其眾

奔還堅收離集散比至洛陽眾十餘萬百官威儀軍容

粗備未及關而垂有貳志說堅請巡撫燕岱御覽一百二十二引

十六國春秋前秦錄魏書苻健并求拜墓堅許之權翼

傳均作燕代案岱爲代之譌

固諫以爲不可堅不從尋懼垂爲變悔之遣驍騎石越
率卒三千戍鄴驃騎張蚝率羽林五千戍并州留兵四
千配鎮軍毛當戍洛陽堅至自淮南次於長安東之行
宮哭苻融而後入告罪於其太廟赦殊死已下文武增
位一級厲兵課農存卹孤老諸士卒不返者皆復其家
終世贈融大司馬謚曰哀公衛軍從事中郎丁零翟斌
反於河南孝武帝紀長樂公苻丕遣慕容垂及苻飛龍
討之垂南結丁零殺飛龍盡坑其眾豫州牧平原公苻
暉遣毛當擊翟斌爲斌所敗當死之垂子農亡奔列人
招集羣盜眾至萬數千丕遣石越擊之爲農所敗越死

之垂引丁零烏丸之眾二十餘萬爲飛梯地道以攻鄴

城御覽九百七十三車頻秦書曰慕容垂圍鄴城百姓不得復田民以桑椹爲糧相噉略盡慕容暉

弟燕故濟北王泓先爲北地長史聞垂攻鄴亡命奔關

東收諸馬牧鮮卑眾至數千還屯華陰慕容暉乃潛使

諸弟及宗人起兵於外堅遣將軍強永率騎擊之元和中

四日苻秦錄強永強帛並略陽人魏書慕容廆傳爲泓

作堅遣將軍張永步騎五千擊之案張爲強之謠

所敗泓眾遂盛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

軍雍州牧濟北王推叔父垂爲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

領大司馬冀州牧吳王堅謂權翼曰吾不從卿言鮮卑

至是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翼曰寇不可

長慕容垂正可據山東爲亂不暇近逼今暉及宗族種類盡在京師鮮卑之眾布於畿甸實社稷之元憂宜遣重將討之堅乃以廣平公苻熙爲使持節都督雍州雜戎諸軍事鎮東大將軍雍州刺史鎮蒲坂徵苻叡爲都督中外諸軍事

魏書慕容鹿傳作鉅鹿公叡

衛大將軍司隸校尉錄

尙書事配兵五萬以左將軍竇衝爲長史龍驤姚萇爲

司馬討泓於華澤

御覽一百二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華澤誤作華陽讀史方輿紀要

五十四曰華澤在華陰縣西胡氏曰華陰之澤也平陽太守慕容沖起兵河東

有眾二萬進攻蒲坂堅命竇衝討之苻叡勇果輕敵不恤士眾泓聞其至也懼率眾將奔關東叡馳兵要之姚

長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出關不可過也叡弗從

戰於華澤

御覽一百二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華澤又作華陰

叡敗績被殺堅

大怒畏懼誅遂叛竇衝擊慕容冲於河東大破之冲率

騎八千奔於泓軍

魏書慕容廆傳作棄其步眾率鮮卑騎八千奔于泓軍

泓眾至

十餘萬遣使謂堅曰秦爲無道滅我社稷今天誘其衷

使秦師傾敗將欲興復大燕吳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

大駕奉送家兄皇帝

魏書慕容廆傳家兄皇帝作乘輿

竝宗室功臣之

家泓當率關中燕人翼衛皇帝還返鄴都與秦以武牢

爲界分王天下永爲鄰好不復爲秦之患也鉅鹿公輕

鷙銳進爲亂兵所害非泓之意堅大怒召慕容暉責之

日卿父子干紀僭亂乖逆人神朕應天行罰盡兵勢而
得卿卿非改迷歸善而合宗蒙宥兄弟布列上將納言
雖曰破滅其實若歸柰何因王師小敗便猖悖若此垂
爲長蛇於關東泓冲稱兵內侮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
當相資卿之宗族可謂人而獸心殆不可以國土期也
暉叩頭流血泣涕陳謝堅久之曰書云父子兄弟無相
及也卿之忠誠實簡朕心此自三豎之罪非卿之過復
其位而待之如初命暉以書招喻垂及泓冲使息兵還
長安恕其反叛之咎而暉密遣使者謂泓曰今秦數已
終長安怪異特甚當不復能久立吾旣籠中之人必無

還理昔不能保守宗廟致令傾喪若斯吾罪人也不足復顧吾之存亡社稷不輕勉建大業以興復爲務可以吳王爲相國中山王爲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爲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卽尊位況於是進向長安改年曰燕興是時鬼夜哭三旬而止堅率步騎二萬討姚萇於北地次於趙氏塢

十六國疆域志曰馮翊郡銅官護軍有趙氏隄

使護軍楊璧游騎三千斷其奔路右軍徐成左軍竇衝鎮軍毛盛等屢戰敗之仍斷其運水之路馮翊游欽因淮南之敗聚眾數千保據潁陽遣軍運水及粟以饋姚萇楊璧盡獲之萇軍渴甚遣其弟鎮北尹買率勁卒二

萬決堰竇衝率衆敗其軍於鶴雀渠

十六國疆域志曰北地郡有鶴雀渠

斬尹買及首級萬三千。萇衆危懼，人有渴死者，俄而降。雨於萇營，營中水三尺，周營百步之外，寸餘而已。於是萇軍大振，堅方食，去案怒曰：「天其無心，何故降澤賊營？」萇又東引，慕容泓爲援，泓謀臣高蓋、宿勤崇等以泓德望，後沖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沖爲皇太弟，承制行事。自相署置。魏書慕容廆傳作置百官姚萇留其弟征虜緒守楊渠川大營。十六國疆域志北地郡有楊渠川率衆七萬來攻堅，堅遣楊璧等擊之，爲萇所敗，獲楊璧、毛盛、徐成及前軍齊午等數千人，皆禮而遣之。苻暉率洛陽、陝城之衆七萬歸於長安。

益州刺史王廣遣將軍王蚝率蜀漢之眾來赴難堅聞
慕容冲去長安二百餘里引師而歸使撫軍苻方戍驪
山拜苻暉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
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配兵五萬距冲河閒公苻琳爲
中軍大將軍爲暉後繼冲乃令婦人乘牛一多爲眾揭
竿爲旗揚土爲塵督厲其眾晨攻暉營於鄭西暉出距
戰冲揚塵鼓譟暉師敗績御覽三十七引十六國春秋
前秦錄曰冲乃令婦人各將
一囊盛塵皆令騎牛服文采衣執持長槊於陳後冲晨
攻暉兵刃交接昌言班隊何在於是奔競而進皆毀囊
揚塵埃霧連天莫測多少暉眾大潰堅又以尙書姜宇爲前將軍與苻琳
率眾二萬擊冲於灞上爲冲所敗宇死之琳中流矢冲

遂據阿房城

魏書慕容廆傳遂作進

初堅之滅燕冲姊爲清河公

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冲年十二亦有龍

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

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爲亂王猛切諫堅乃出冲

魏書慕容廆傳曰堅乃出冲及其母卒葬之以燕后之禮

長安又謠曰鳳皇鳳皇止

阿房堅以鳳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乃植桐竹數

十萬株於阿房城以待之

魏書慕容廆傳作乃蒔梧桐數十萬株于阿房城以待鳳

皇之至御覽九百五十六引秦記作數萬株

冲小字鳳皇至是終爲堅賊入

止阿房城焉晉西中郎將桓石虔進據魯陽

周家祿校勘記曰石

民誤

遣河南太守高茂北戍洛陽晉冠軍謝玄次於下

邳徐州刺史趙遷棄彭城奔遷立前鋒張願追遷及於
碭山轉戰而免立進據彭城時呂光討平西域三十六
國所獲珍寶以萬萬計堅下書以光爲使持節散騎常
侍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進封順
鄉侯增邑一千戶劉牢之伐兗州堅刺史張崇棄鄆城
奔於慕容垂牢之遣將軍劉襲追崇戰於河南斬其東
平太守楊光而退牢之遂據鄆城慕容冲進逼長安堅
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出也其彊若斯大言責冲曰
爾輩羣奴正可牧牛羊何爲送死冲曰奴則奴矣旣厭
奴苦復欲取爾見代類聚三十五引堅遣使送錦袍一
前秦錄厭作厄

領遣冲稱詔曰古人兵交使在其間卿遠來艸創得無
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朕於卿恩分如何而於一朝
忽爲此變冲命詹事荅之亦稱皇太弟有令孤今心在
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便可君臣束手早送皇
帝自當寬貸苻氏以酬曩好終不使既往之施獨美於
前堅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周家祿校勘
記曰陽平當
作平使白虜敢至於此苻不在鄴糧竭馬無艸削松木
而食之會丁零叛慕容垂垂引師去鄴始具西問知苻
叡等喪敗長安危逼乃遣其陽平太守邵興率騎一千
將北引重合侯苻謨高邑侯苻亮阜城侯苻定于常山

固安侯苻鑒中山太守王突於中山以爲己援垂遣將
軍張崇要興獲之於襄國南又遣其參軍封孚西引張
蚝并州刺史王騰於晉陽蚝騰以眾寡不赴丕進退路
窮乃謀於羣寮司馬楊膺唱歸順之計丕猶未從會晉
遣濟北太守丁匡據碣磬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將軍
顏肱謝立傳作顏雄劉襲次於河北丕遣將軍桑據距之爲王
師所敗襲等進攻黎陽剋之丕懼乃遣從弟就與參軍
焦達請救於謝立丕書稱假途求糧還赴國難須軍援
既接以鄴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率所領保守
鄴城乃羈縻一方文降而已達與參軍姜讓密謂楊膺

日今禍難如此京師阻隔吉凶莫審密邇寇仇三軍磬
絕傾危之甚朝不及夕觀公豪氣不除非救世之主既
不能竭盡誠款速致糧援方設兩端必無成也今日之
殆疾於轉機不容虛設徒成反覆宜正書爲表以結殷
勤若王師之至必當致身如其不從可逼縛與之苟不
義服一人力耳古人行權宜濟爲功況君侯累葉載德
顯祖初著名於晉朝今復建崇勳使功業相繼千載一
時不可失也膺素輕不自以力能逼之乃改書而遣達
等并遣濟南毛蜀毛鮮等分房爲任於晉

周家祿校勘
記曰分房未
詳

堅遣鴻臚郝稚徵處士王嘉於到獸山

寰宇記二十
九曰倒獸山

一名玄象山在渭南縣東南五十里晉書校文五曰倒誘到麟作劍嘉傳同

既至堅每日召

嘉與道安於外殿動靜諮問之慕容暉入見東堂稽首

謝曰弟冲不識義方孤背國恩臣罪應萬死陛下垂天

地之容臣蒙更生之惠臣二子昨婚明當三日恩欲暫

屈鑾駕幸臣私第堅許之暉出嘉曰

魏書慕容廆傳作術士王嘉曰

蘆作蘧蔭不成文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羊

魏書慕容廆傳曰不得殺

羊言暉將殺堅而不果也

堅與羣臣莫之能解是夜大雨晨不果出

初暉之遣諸弟起兵於外也堅防守甚嚴謀應之而無

因時鮮卑在城者猶有千餘人暉乃密結鮮卑之眾謀

伏兵請堅因而殺之

魏書慕容廆傳作謀欲伏兵請堅殺之

令其豪帥悉

羅騰屈突鐵侯等潛告之曰官今使侯外鎮

魏書慕容
暭傳侯作

吾聽舊人悉隨可於某日會集某處鮮卑信之北部人

突賢與其妹別妹爲左將軍寶衝小妻

周家祿校勘問
記曰妹誤妹

以告衝請留其兄衝馳入白堅堅大驚召騰問之騰具
首服堅乃誅暭父子及其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及婦
女皆殺之慕容垂復圍鄴城焦達既至朝廷果欲徵不
任子然後出師達固陳丕款誠無貳并宣楊膺之意乃
遣劉牢之等率眾二萬水陸運漕救鄴時長安大飢人
相食諸將歸而吐肉以飴妻子慕容冲僭稱尊號於阿
房改年更始堅與冲戰各有勝負常爲冲軍所圍

周家
祿校

勘記曰常當作嘗類聚九御覽六十九異苑曰苻堅爲慕容冲所襲堅馳馬墮而落澗追兵幾及計無由出馬即踟躕臨澗垂鞋與堅堅不能及殿中上將軍鄧邁馬又跪而授焉堅援之得登岸而走

左中郎將鄧綏尙書郎鄧瓊相謂曰吾門世荷榮寵先君建殊功於國家不可不立忠效節以成先君之志且不死君難者非丈夫也於是與毛長樂等蒙獸皮奮矛而擊冲軍冲軍潰堅獲免嘉其忠勇竝拜五校加三品將軍賜爵關內侯冲又遣其尙書令高蓋率衆夜襲長安攻陷南門入於南城左將軍竇衝前禁將軍李辯等擊敗之斬首千八百級分其屍而食之堅尋敗冲於城西追奔至於阿城

周家祿校勘記曰當作阿房城

諸將請乘勝入城堅

懼爲沖所獲乃擊金以止軍是時劉牢之至枋頭征東
參軍徐義宦人孟豐告苻丕楊膺姜讓等謀反丕收膺
讓戮之牢之以不自相屠戮盤桓不進苻暉屢爲沖所
敗堅讓之曰汝吾之子也擁大眾屢爲白虜小兒所摧
何用生爲暉憤恚自殺關中保壁三千餘所推平遠將
軍馮翊趙敖爲統主相率結盟遣兵糧助堅左將軍苟
池右將軍俱石子率騎五千與沖爭麥戰於驪山爲沖
所敗池死之

魏書慕容廆傳作永力戰有功
永斬池等數千級之鞞事甚夥

石子奔鄴

堅大怒復遣領軍楊定率左右精騎二千五百擊沖大
敗之俘掠鮮卑萬餘而還堅怒悉坑之

魏書慕容廆傳
曰堅悉坑之又

敗冲右僕射慕容

憲於霸陸之間

定果勇善戰冲深憚之遂穿馬埒以

自固

魏書慕容廆傳此句上有納承計三字

劉牢之至鄴慕容垂北如新

城鄴中飢甚不率鄴城之眾就晉穀于枋頭牢之入屯

鄴城慕容垂軍人飢甚多奔中山幽冀人相食初關東

謠曰幽州缺生當滅若不滅百姓絕缺垂之本名與不

相持經年百姓死幾絕先是姚萇攻新平新平太守苟

輔將降之

案苻秦廣武將軍碑文有馮翊護軍苟輔殆卽此人

郡人遼西太守馮

傑蓮勺令馮羽等諫曰天下喪亂忠臣乃見昔田單守

一城而存齊今秦之所有猶連州累鎮郡國百城臣子

之於君父盡心焉盡力焉死而後已豈宜貳哉輔大悅

於是憑城固守萇爲土山地道輔亦爲之或戰山峯萇
眾死者萬有餘人輔乃詐降萇將入覺之引眾而退輔
馳出擊之斬獲萬計至是糧竭矢盡外救不至萇遣吏
謂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仇忠臣乎卿但率見眾男
女還長安吾須此城置鎮輔以爲然率男女萬五千口
出城萇圍而坑之男女無遺初石季龍末清河崔悅爲
新平相爲郡人所殺悅子液後仕堅爲尙書郎案唐宰相世系
表崔氏魏司空林曾孫悅前趙司徒左長史關內侯三
子渾潛湛蓋悅由左長史出爲新平相表不著液之名
乃闕自表父仇不同天地請還冀州堅愍之禁錮新平
略也人缺其城角以恥之新平酋望深以爲慙故相率距萇

以立忠義時有羣烏數萬翔鳴於長安城上其聲甚悲
占者以爲關羽不終年有甲兵入城之象冲率眾登城
堅身貫甲冑督戰距之飛矢滿身血流被體時雖兵寇
危逼馮翊諸堡壁猶有負糧冒難而至者多爲賊所殺
堅謂之曰聞來者率不善達誠是忠臣赴難之義當今
寇難殷繁非一人之力所能濟也庶明靈有照禍極災
返善保誠順爲國自愛蓄糧厲甲端聽師期不可徒喪
無成相隨獸口三輔人爲冲所略者咸遣使告堅請放
火以爲內應堅曰哀諸卿忠誠之意也何復已已但時
運圯喪恐無益於國空使諸卿坐自夷滅吾所不忍也

且吾精兵若獸利器如霜而虬於烏合疲鈍之賊豈非天也宜善思之眾固請曰臣等不愛性命投身爲國若上天有靈單誠或冀一濟沒無遺恨矣堅遣騎七百應之而冲營放火者爲風焰所燒其能免者十有一二堅深痛之身爲設祭而招之曰有忠有靈來就此庭歸汝先父勿爲妖形歔歔流涕悲不自勝眾咸相謂曰至尊慈恩如此吾等有死無移冲毒暴關中人皆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煙堅以甘松護軍仇騰爲馮翊太守加輔國將軍與破虜將軍蜀人蘭犢慰勉馮翊諸縣之眾眾咸曰與陛下同死共生誓無有貳每夜有人周城大呼

曰楊定健兒應屬我宮殿臺觀應坐我父子同出不共

汝旦尋而不見人跡城中有書曰古符傳賈錄載帝出

五將久長得

元和郡縣圖志二曰五將山在岐山縣西北六十里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三曰武將

山在醴泉縣北二十里一名馮山或謂之五將山

先是又謠曰堅入五將山長

得堅大信之

御覽四十四引十六國春秋此句山長作久長

告其太子宏曰

魏案

書符健傳作太子永道以避元魏諱故舉其字

脫如此言天或導予今留汝兼

總戎政勿與賊爭利朕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天其

或者正訓予也於是遣衛將軍楊定擊沖於城西爲沖

所擒堅彌懼付宏以後事將中山公詵張夫人率騎數

百出如五將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宏尋將母妻

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

魏書苻健傳出奔下有武都二字

百寮逃散慕

容冲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初秦之未亂也關中土然無火而煙氣大起方數十里中月餘不滅

堅每臨聽訟觀令百姓有怨者舉煙於城北觀而錄之

長安爲之語曰欲得必存當舉煙又爲謠曰

魏書慕容

中謠

長鞘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復虜

御覽三百五十九引前秦

錄復虜秦人呼鮮卑爲白虜

魏書慕容廆傳作西人呼徒何爲白虜

慕容

垂之起於關東歲在癸未堅之分氐戶於諸鎮也趙整

因侍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舊父是仇緩尾

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

高僧

傳一引作趙正云正字文業官至武威太尉法苑珠林引亦作趙正御覽九百二十三引晉書舊父作鼠父爾雅釋鳥鳴伯勞也郭注曰伯勞似鵲鴝而大飛不能翔竦翅上下而已廣雅曰伯勞一曰博勞一名伯趙御覽九百二十三引兵書曰軍卒見伯勞鳴軍前後賊來圍吾軍伯勞鳴軍中軍分散有所配屬御覽五百七十七前秦錄曰苻堅末年好色寵幸鮮卑有趙整者援琴歌曰昔聞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清是誰亂使濁又曰北園有棗樹希葉垂重堅笑而不納至是整言陰外雖多棘刺內實有赤心

驗矣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之堅眾奔散獨

侍御十數人而已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

而忠至執堅以歸新平幽之於別室魏書苻健傳曰俄而兵至執堅及其

夫人張氏與少女寶錦送詣姚萇萇囚之將害焉堅自以平生遇萇厚忿之厲聲大罵謂張氏曰豈令羌奴辱

吾兒於是殺寶錦萇求傳國璽於堅曰萇次膺符祿可以爲惠

堅瞋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羌也圖緯符命何所依據五胡次序無汝羌名違天不祥其能久乎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又遣尹緯說堅求爲堯舜禪代之事堅責緯曰禪代者聖賢之事姚萇叛賊柰何擬之古人堅既不許萇以禪代罵而求死萇乃縊堅於新平佛寺中

御覽一百二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萇欲匿煞堅之名乃謚

爲莊烈天王

時年四十八中山公詵及張夫人竝自殺是歲

太元十年也宏之奔也歸其南秦州刺史楊璧於下辯璧距之乃奔武都氐豪張熙假道歸順朝廷處宏於江州

世說輕詆篇注續晉陽秋曰宏將母妻來投詔賜田宅

宏歷位輔國將軍桓立

篡位以宏爲涼州刺史傳涼作梁義熙初以詩

世說輕詆篇注續晉陽初堅強盛之時國有童謠云河

秋曰立敗寇湘中伏誅

案五行志中苻詔作

水清復清苻詔死新城苻堅疑此詔爲誤字堅聞而惡

之每征伐戒軍候云地有名新者避之時又童謠云阿

堅連牽三十年若後欲敗當在江淮間堅在位二十七

年因壽春之敗其國大亂後二年竟死於新平佛寺元和

郡縣圖志三曰苻堅墓在新平縣東南二里爲姚萇殺於新平城遂葬焉咸應謠言矣丕僭

號僞追諡堅曰世祖宣昭皇帝

王猛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於魏郡少貧賤以鬻畚爲

業嘗貨畚於洛陽乃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自言
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
忽至深山見一父老鬚髮皓然踞胡牀而坐左右十許
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
償畚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

御覽四十
二晉中興

書曰忽至深山中此人語且住樹下當先啟導須臾猛
進見一公踞胡牀髮悉白侍從十許人有一人引猛云
大司馬公猛因拜老公公曰王公何緣拜即十倍酬畚
直遣人送猛出山案寰宇記二十九引晉書作與華陰
神遇未知出於何家之猛瓌姿儁偉博學好兵書謹重
書與本傳作嵩高山異

嚴毅氣度雄遠細事不干其慮自不參其神契略不與
交通是以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屑

意少游於鄴都時人罕能識也惟徐統見而奇之召爲
功曹遁而不應遂隱於華陰山懷佐世之志希龍顏之
主斂翼待時候風雲而後動桓温入關猛被褐而詣之
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

御覽九百五十一引續晉
陽秋被褐作被緼袍捫蝨

作摸蝨

旁若無人温察而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銳

師十萬杖義討逆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
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
渡灞水百姓未見公心故也所以不至温默然無以酬
之温之將還賜猛車馬拜高官督護請與俱南猛還山
諮師師曰卿與桓温豈竝世哉在此自可富貴何爲遠

乎猛乃止苻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
便若平生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
也及堅僭位以猛爲中書侍郎時始平多枋頭西歸之
人豪右縱橫劫盜充斥乃轉猛爲始平令猛下車明法
峻刑澄察善惡禁勒強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
司劾奏檻車徵下廷尉詔獄監親問之曰爲政之體德
化爲先苻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
室國以禮治亂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
謹爲明君揃除凶猾始殺一姦餘尙萬數若以臣不能
窮殘盡暴肅清軌法者敢不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酷政

之刑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羣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
產之儔也於是赦之遷尙書左丞咸陽內史京兆尹未
幾除吏部尙書太子詹事又遷尙書左僕射輔國將軍
司隸校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時猛年三十六歲中五
遷權傾內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尙書仇騰丞相長史
席寶數譖毀之堅大怒黜騰爲甘松護軍寶白衣領長
史爾後上下咸服莫有敢言頃之遷尙書令太子太傅
加散騎常侍猛頻表累讓堅竟不許又轉司徒錄尙書
事餘如故猛辭以無功不拜後率諸軍討慕容暉軍禁
嚴明師無私犯猛之未至鄴也劫盜公行及猛之至遠

近帖然燕人安之軍還以功進封清河郡侯賜以美妾

五人上女妓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馬百匹車十乘猛

上疏固辭不受時既留鎮冀州

元和郡縣圖志十七曰苻堅用王猛爲冀州牧

鎮鄴案本傳下文云遣其侍中梁謐詣鄴喻旨猛乃視事如前蓋猛雖爲冀州牧而於鄴中遙領非真鎮冀州

也堅遣猛於六州之內聽以便宜從事簡召英雋以補

關東守宰授訖言臺除正居數月上疏曰臣前所以朝

聞夕拜不顧艱虞者正以方難未夷軍機權速庶竭命

戎行甘驅馳之役敷宣皇威展筋骨之效故僣俛從事

叨據負乘可謂恭命於濟時俟太平於今日今聖德格

于皇天威靈被于八表弘化已熙六合清泰竊敢披貢

丹誠請避賢路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豈應孤任愚臣以
速傾敗東夏之事非臣區區所能康理願徒授親賢濟
臣顛墜若以臣有鷹犬微勤未忍捐棄者乞待罪一州
效盡力命徐方始賓淮汝防重六州處分府選便宜輒
以悉停督任弗可虛曠深願時降神規堅不許遣其侍
中梁讜詣鄴喻旨猛乃視事如前俄入爲丞相中書監
尙書令太子太傅司隸校尉持節常侍將軍侯如故稍
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堅曰卿昔螭蟠布衣
朕龍潛弱冠屬世事紛紜厲士之際顛覆厥德朕奇卿
於暫見擬卿爲卧龍卿亦異朕於一言迴考槃之雅志豈

不精契神交千載之會雖傅巖入夢姜公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自卿輔政幾將二紀內釐百揆外蕩羣凶天下向定彝倫始敘朕且欲從容於上望卿勞心於下弘濟之務非卿而誰遂不許其後數年復授司徒猛復上疏曰臣聞乾象盈虛惟后則之位稱以才官非則曠鄭武翼周仍世載詠王叔味寵政替身亾斯則成敗之殷監爲臣之炯戒竊惟鼎宰崇重參路太階宜妙盡時賢對揚休命魏祖以文和爲公貽笑孫后千秋一言致相匈奴引之臣何庸狷而應斯舉不但取嗤鄰遠實令爲虜輕秦昔東野窮馭顏子知其將弊陛下不復料度

臣之才力私懼敗亾是及且上虧憲典臣何顏處之雖
陛下私臣其如天下何願迴日月之鑒矜臣後悔使上
無過授之謫臣蒙覆燾之恩堅竟不從猛乃受命軍國
內外萬機之務事無巨細莫不歸之猛宰政公平流放
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
以廉恥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庶績咸熙百揆時敘
於是兵疆國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堅嘗從容謂猛曰
卿夙夜匪懈憂勤萬機若文王得太公吾將優游以卒
歲猛曰不圖陛下知臣之過臣何足以擬古人堅曰以
吾觀之太公豈能過也常勅其太子宏長樂公丕等曰

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其見重如此廣平麻思流寄關右
因母亾歸葬請還冀州猛謂思曰便可速裝是暮已符
卿發遣及始出關郡縣已被符管攝其令行禁整事無
留滯皆此類也性剛明清肅於善惡尤分微時一餐之
惠睚眦之忿靡不報焉時論頗以此少之其年寢疾堅
親祈南北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禱河嶽諸祀靡不周
備猛疾未瘳乃大赦其境內殊死已下猛疾甚因上疏
謝恩并言時政多所弘益堅覽之流涕悲慟左右及疾
篤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
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

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

而死時年五十一

案猛子休河東太守休子鎮惡宋左將軍青州刺史龍陽侯鎮惡子靈福

右軍諮議參軍靈福子述祖述祖子獻均見宋書王鎮惡傳

堅哭之慟比斂三臨謂

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

也贈侍中丞相餘如故給東園溫明祕器帛三千匹穀

萬石謁者僕射監護喪事葬禮一依漢大將軍故事

寰宇

記二十九日王猛冢在華陰縣東北

北諡曰武侯朝野巷

哭三日

苻融

周家祿校勘記曰宜作小字目附苻堅下

苻融字博休堅之季弟也少而岐嶷夙成魁偉美姿度

健之世封安樂王融上疏固辭健深奇之曰且成吾兒
箕山之操乃止苻生愛其器貌常侍左右未弱冠便有
台輔之望長而令譽彌高爲朝野所屬堅僭號拜侍中
尋除中軍將軍融聰辯明慧下筆成章至於談立論道
雖道安無以出之耳聞則誦過目不忘時人擬之王粲
嘗著浮圖賦壯麗清贍世咸珍之未有升高不賦臨喪
不誄朱彤趙整等推其妙速旅力雄勇騎射擊刺百夫
之敵也銓綜內外刑政修理進才理滯王景略之流也
尤善斷獄姦無所容故爲堅所委任後爲司隸校尉京
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爲賊所殺

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疑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以不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返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於水下馬左白而溼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爲不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筮者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旣至妻爲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爲水馬爲離周家祿枝勘記離爲馬誤倒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爲中女坎爲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爲執法吏吏

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承易位離下坎上既濟文王遇之囚牖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左而溼溼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推檢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木與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枕枕爲驗是以誤中婦人在冀州有老母遇劫於路母揚聲唱盜行人爲母逐之既擒劫者劫者返誣行人爲盜時日垂暮母及路人莫知孰是乃俱送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竝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旣而還入融正色謂後出者曰汝真是盜何以誣人其發姦摘伏皆此類也所在盜賊

止息路不拾遺堅及朝臣雅皆歎服州郡疑獄莫不折之於融融觀色察形無不盡其情狀雖鎮關東朝之大事靡不馳驛與融議之性至孝初屆冀州遣使參問其母動止或日有再三堅以爲煩月聽一使後上疏請還侍養堅遣使慰喻不許久之徵拜侍中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太子太傅領宗正錄尚書事俄轉司徒融苦讓不受融爲將善謀略好施愛士專方征伐必有殊功

書鈔一百五十九羊堅等三十國春秋曰秦將苻融攻王擢敗

之擢單馬奔京初有童謠曰十斗二升沙誰爲謂王擢屬家

堅旣有意荆揚時慕容

垂姚萇等常說堅以平吳封禪之事堅謂江東可平寢

不暇旦融每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窮兵極武未有不亾且國家戎族也正朔會不歸人江東雖不絕如縋然天之所相終不可滅堅曰帝王厯數豈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大運劉禪可非漢之遺祚然終爲中國之所并吾將任汝以天下之事柰何事事折吾沮壞大謀汝尙如此況於眾乎堅之將入寇也融又切諫曰陛下聽信鮮卑羌虜諂諛之言採納良家少年利口之說臣恐非但無成亦大事去矣垂葭皆我之仇敵思聞風塵之變冀因之以逞其凶德少年等皆富足子弟希關軍旅苟說佞諂之言以

會陛下之意不足採也堅弗納及淮南之敗垂萇之叛
堅悼恨彌深

苻朗

周家祿校勘記曰宜作小字目附苻堅下

苻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性宏達神氣爽邁

世說撰調篇注

引裴景仁秦書宏達作宏放爽邁作爽悟

幼懷遠操不屑時榮堅嘗目之曰

吾家千里駒也徵拜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封樂安男不
得已起而就官及爲方伯有若素士耽翫經籍手不釋
卷每談虛語玄不覺日之將夕登涉山水不知老之將
至在任甚有稱績後晉遣淮陰太守高素伐青州

周家祿校

勘記曰淮陰謝玄傳作淮陵爲是

朗遣使詣謝玄於彭城求降玄表朗

許之詔加員外散騎侍郎

御覽二百二十四晉中興書曰烈宗詔曰苻朗深識逆順

望風歸化既嘉此誠亦簡其才可員外散騎常侍并賜給之

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

時超然自得志陵萬物所與晤言不過一二人而已驃

騎長史王忱江東之雋秀聞而詣之

世說排調篇注引裴景仁秦書作吏

部郎王忱與兄國寶命駕詣之

朗稱疾不見沙門釋法汰問朗曰

高僧傳五

曰竺法汰東莞人少與道安同學雖才辨不逮而姿貌過之汰下都止瓦官寺簡文皇帝深相敬重領軍王洽東亭王珣太傅謝安並欽敬無極或有言曰汰是安公弟子者非也世說文學篇注安法師傳曰竺法汰者體器弘簡道情真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爲誰非人

法師友而善焉

世說排調篇注引裴景仁秦書作非一狗面人心又

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者乎

世說排調篇注引裴景仁秦書作非一狗面人心又

一人面狗心者是邪

王忱醜而才慧國寶美貌而才劣于弟

世說排調

篇注引裴景仁秦

故朗云然汰悵然自失其忤物侮人

皆此類也謝安常設讌請之朝士盈坐竝机褥壺席

世說

排調篇注引裴景仁秦書作朗常與朝士宴時

賢並用唾壺御覽三百八十七引秦記机作机朗每事

欲誇之唾則令小兒跪而張口既唾而含出頃復如之

書鈔一百四十六御覽八百四十九引秦

記作苻朗

鹹酢及肉皆別所由會稽王司馬道子爲朗

甚別味

設盛饌

世說排調篇注引裴景仁秦書盛饌作精饌

極江左精館食訖問曰

關中之食孰若此荅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

書鈔一百四十六御

覽八百四十九引

秦記小生作少生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

之既進朗曰此雞栖恆半露檢之皆驗

世說排調篇注引裴景仁秦書

作問之

又食鵝肉知黑白之處

世說排調篇注書鈔一百四十五引裴景仁秦

書鵝肉

人不信記而試之無豪釐之差時人咸以爲知

味後數年王國寶譖而殺之

世說排調篇注裴景仁秦書曰朗矜高忤物不容於

世後衆譏而殺之

王忱將爲荊州刺史待殺朗而後發臨刑志

色自若爲詩曰四大起何因聚散無窮已既過一生中

又入一死理冥心乘和暢未覺有終始如何箕山夫奄

焉處東市曠此百年期遠同樵叔子命也歸自天委化

任冥紀著苻子數十篇行於世

書鈔一百一苻子云朗家楚朗棄千金之劍抱

苻子而趨日夫千金利劍剖割之所存焉苻子之書大道之所居焉史通模擬篇曰苻朗比跡於莊周嚴可均鐵橋漫稿苻子敘曰道家祖黃老蓋三皇之道也變而爲列禦寇莊周則楊朱之爲我也又變而爲房中術而

金丹而符籙而齋醮每降逾下于是秦漢已來未有著
書象鬻子筮子老子文子者其象列子莊子僅有符朗
隋唐志符子三十卷宋不著錄路史徵引皆取諸類書
非有舊本流傳余從類書寫出八十一事省并復重得
五十事定著一卷三復其言具有亦老莊之流也
名理本傳稱老莊之流非過許也

晉書斟注卷百十四